



831253

壽骨挿

駉号信如公

詩履斗

羅星无星

見之華

堂坐照康

芥之姿

彭山蒼下

公其以之

淡學王是浩

贊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蘇文忠公真像記

真像考

東坡先生真舊惟吾杭稱甲觀如孤嶼之竹閣公隄之三賢堂靈隱之眉山祠  
 龍井之方圓菴葛嶺之智果院並有之類皆南都程懷立金間何充傳神為多  
 而藏於江南之浮玉江西之雙井者則舒城李伯時筆也其曾經湖上瞻禮見  
 之於記載則有周平園芮國器程泰之蔣子禮諸人元至正末徐一夔在杭猶  
 及見之逮入明季則蕩然無復存畱今之諸祠惟位牌與塑而已予所見黃惠  
 石刻及前人圖續帖搨無慮百數莫能定其真贋向聞 內府藏於南薰殿者  
 自元明遞傳至今最為備肖而世不可見嘉慶壬戌梧門法氏差赴編纂始撫  
 得之轉遺覃溪翁氏縣供蘇齋事在予出京後未經寓目此海內知為真像者  
 也逮予刊此書成頗以像闕為憾嘗寓書都門屢物色之而壬戌迄今已二十  
 載人代飄忽舉為陳跡蓋已不可求其本矣因念詩刻諸像有朱從延傳趙松





雪本與靈洲山元時刻差近仍之亦足以迄事爲樞贊之弁於卷端遂不復以  
識真爲嚮往矣去年除夕守歲韻山堂較閱新刻漏五下方合眼坐俄有古衣  
冠頰而長者立於前予欲起詢遽爲四鄰爆竹所震驚而寤則已遲明時矣越  
三日有攜古囊軸止於門屋者予出適見之籤題宋蘇文忠公像急展視之則  
宛然夢中所見譯其跋云右真像在元代時爲廣平程沼山集撰藏於燕京之  
安貞里第實其父著作公所貽畱也其後以提舉儒學攜至閩中凡七年而代  
革貧不能歸越十八年至乙丑始克載還盱江傳其子彥則彥則仕明亦奔走  
於南北而守之弗替又二十四年至戊子再傳其子南雲南雲登朝復攜以至  
燕因從南雲傳得之已下句字殘脫不可辨認予詢所從來則像爲欒山舊家  
自前明藏奔至今其人爲補綴蠹敗攜來羊城復自袞家取回因途間寒作暫  
息於此予強拉之入飲以卮酒疾取赭墨挽下縣於堂中又四日甘泉江君鄭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真像考

二

堂自端溪至叱曰此坡公生像向屢見於蘇齋君何自而得之耶相與慨歎不  
已以爲事非偶然於是始悟梧門所摹同出一本蓋自有元之初程著作已分  
傳其本矣其本自元代迄今或顯或晦流轉五百四十餘年終以至予而後與  
集並傳垂之無窮可謂歷劫難老而終必有所歸矣第予先已撫載趙本是亦  
散爲百東坡之一合於先生觀水有術容光必照未便改易去之茲復縮臨此  
本系於集後而詳其所得之自播於海內俾後之考鏡者知其像之源流分合  
并予傳之之不易蓋如是云道光三年癸未上元仁和王文誥記



仁和 王文誥 見大甫 闕定

歐陽修六一詩話云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清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爲絕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遺余家舊蓄琴一張乃寶歷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周密浩然齋雅談云東坡詩喜用榻來字榻來東觀葉丹墨長陵榻來見大姊榻來城下作飛石榻來畦東走畦西榻來從我游榻來齊安野榻來清潁上榻來康泉上其用字蓋出於顏延年秋胡詩榻來空復辭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東坡傳眉征以爲義和貳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誥以釋哀服冕爲非禮曰予於書見聖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綴

人之所不取而猶存者有二可謂卓然獨見於千載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復穆王初無憤恥之意哀痛惻怛之語平王當傾覆禍敗之極其書於平康之世無異有以知周德之衰而東周之不復興也嗚呼其論偉矣 劉恂明本釋云東坡曰聖人之言當以類成文而求其意時學率以一字斷遇其不同則異說生焉此先儒讀書法也 又云東坡曰人不知命者當求其所不可得避其所不可免公謫嶺外曰譬如元是惠州秀才累舉不第有何不可伊川曰賢不肖之在人治亂之在國不可歸之命須知此義 芥隱筆記云東坡詩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閒用樂天德星降人福時雨助歲功福似歲星移望如時雨至意 黃山谷云東坡此書圖勁成就所謂怒猊抉石渴驥奔泉恐不在會稽之筆而在東坡之手矣此數十行又兼董孝子碣禹廟詩之妙處 又云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昂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圖勁而有韻大



似徐會稽晚年沈著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天資解書如詩人李太白之流

胡仔茗溪漁隱叢話云東坡集行於世者惟大全備成二集詩文最多真偽相半其後吳門居世英家刊大字東坡前後集最爲善本世傳前集乃東坡手自編者隨其出處古律詩相間繆訛絕少如御史府諸詩不欲傳之於世老人行題申王畫馬圖非其所作故皆無之後集乃後人所編惜乎不載和陶諸詩大爲闕文也 魏了翁題跋云文忠公自謂作大字不如小字雖亦有之然其英姿傑氣有非筆墨所能管攝者則無問大小一也 敖器之詩評云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終歸雄渾 李端叔云東坡韻外歸所作字多他人詩文似是有所避就然也 朱弁風月堂詩話東坡詩文落筆輒爲人所傳每一篇到歐公處公爲終日喜一日與棊論文及坡歎曰汝記吾言三十年後世人更不道著我也崇寧大觀間海外詩盛行後生不復有言歐公者是時朝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綴

二

廷雖嘗禁止賞錢增至八十萬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類 又云參寥嘗與客評詩客曰世間故實小說有可以入詩者有不可以入詩者惟東坡全不揀擇入手便用如街談巷說鄙里之言一經其手似神仙點瓦礫爲黃金自有妙處參寥曰老坡牙頰間別有一副爐鞴也他人豈可學耶 魏淳甫詩人玉屑云古人文章自有一種句法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夏扇日在搖黃魯直句法也 陵陽室中語云子瞻作詩長於譬喻知和子由詩云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守歲詩云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馳晝水官詩云譬如善游人一一能操船龍眼詩云龍眼與荔枝異出同父祖皆累數句也如一聯中卽少年辛苦真參寥老境清閒如啖蔗如一句卽雪裏波稜如鐵甲之類不可勝紀也 益公題跋云右蘇文忠公手寫詩詞一卷梅花二絕元豐三年正月貶黃州道中所作昨夜東風吹石



裂集本改爲一夜二月至黃明年定惠顯師爲松竹下開嘯軒公詩云喧喧更  
詆訛更字下註平聲而集本改作相詆訛嘻笑之下自添一聯云稽生旣麤率  
孫子亦未妙今集本改作阮生已麤率孫子亦未妙按阮籍遇孫登與商畧終  
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長嘯而退而半嶺聞有聲若鸞鳳響巖谷乃  
登長嘯也稽康雖有永嘯長吟頤神養壽之句特言志耳其用阮對孫無疑某  
每較前賢遺文不敢專用手書及石刻蓋恐後來自改定也水調歌頭題元豐  
七年黃州已刻石於公法帖第一卷遠方無良工失真遠矣浴室院東堂三絕  
句元祐六年六月作集本但添註遂良事歲月之序如此 王直方詩話云東  
坡平日最愛樂天之爲人故其詩云我甚似樂天但無素與鬢又云吾似樂天  
君記取華顛賞徧洛陽春又云他時要指集賢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云定是  
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而坡在錢唐與樂天所畱歲月畧相似其句云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錄

三

在郡依前六百日山中不記幾回來蓋用樂天詩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語  
意也 冷齋夜話云臨風杪秋樹對酒長年身醉貌如霜葉雖紅不是春蘇東  
坡詩兒童誤喜朱顏在一笑那知是酒紅凡此之類皆奪胎法也 魏淳甫云  
呂丞相跋子美年譜曰考其辭力少而銳壯而肆老而嚴非妙於文章不足以  
至此余觀東坡自南遷以後詩全類子美夔州以後詩正所謂老而嚴者也  
黃山谷云東坡嶺外詩文讀之使人耳目聰明如清風自外來也 王伯厚困  
學紀聞云蘇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无咎則長公之客也張文潛  
則少公之客也文潛詩云長公波濤萬頃陂少公嶮秀千尋麓黃郎蕭蕭曰下  
鶴陳子峭峭霜中竹秦文倩麗舒桃李晁論崢嶸走珠玉可以見一時文獻之  
盛 許彥周詩話云季父仲山在揚州時事東坡先生聞其教人作詩曰熟讀  
毛詩國風與離騷曲折盡在是矣僕嘗謂此語太高後年齒益長乃知東坡之



善誘人也 朱晦菴題跋云淳熙辛丑浙東水旱民饑予以使事被召入奏道  
過三衢得觀此帖於玉山汪氏以爲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明年乃刻石常  
平司之西齋 魏了翁題跋云東坡告裕陵文與蹟前乎此王韶用師熙河後  
乎此韶之子厚用師隍鄩雖僅得空虛無用之地而抗士之精殫民之力所喪  
已不貲然則無亡矢遺鏃之費而結會卽擒餘寇踵附盡境而止叛服而舍君  
子與小人之異蓋君此崇寧以後尙謂垂簾之政違背先志何哉 黃山谷云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終不與一字元祐中  
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案上紙不擇精麤書遍乃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盃已爛  
醉不辭謝而就臥鼻鼾如雷少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詭弄皆有義味真神仙  
中人此豈與今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又云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  
今世號能書者數家雖規摹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綴

四

兼四子之有以易之不與也 老學菴筆記云東坡詩云大詔一弛何緣設已  
覺翻翻不受檠考工記弓人寒奠體註曰奠讀爲定至冬膠堅內之檠中定往  
來體釋文檠音景前漢蘇武傳武能綱紡繳檠弓弩顏師古曰檠謂輔正弓弩  
音警又巨京反東坡作平聲叶蓋用漢書註也 李端叔云東坡每屬詞研墨  
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遲然未嘗停綴渙渙如流水透巡盈紙或  
思未盡有續至十餘紙不已議者或以其喜濃墨行筆遲爲同異蓋不知締思  
乃在其間也 朱晦菴題跋云蘇公此紙出於一時滑稽詼笑之餘初不經意  
而其傲風霆闖古今之氣猶足以想見其人也以道東西南北未嘗寧居而能  
挾此以俱寶玩無斃此其意已不凡矣且不以視王公貴人而獨以誇於畸人  
逐客則又有不可曉者 黃山谷云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  
遠予與東坡俱學顏平原然予手拙終不近也自平原以來惟楊少師蘇翰林



可人意爾 茗溪漁隱叢話云東坡每題詠景物於長篇中只篇首四句便能寫盡語仍快健如開先漱玉亭云高巖下赤日深谷來悲風擘開青玉峽飛出兩白龍谷林堂云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疎美哉斯堂成及此秋風初行瓊儋間云四州環一島百洞蟠其中我行西北隅如度月半弓藤州江上對月云江月照吾心江水洗我肝端如徑寸珠墮此白玉盤聊舉四詩其他之類甚衆他人道不到也 細素雜記云世俗相傳古詩不必拘於用韻余謂不然如杜少陵早發射洪作仄字韻詩皆用緝字一韻未嘗用外韻也及觀東坡與陳季常

汁字韻詩一篇而用六韻殊與老杜異其他仄韻詩多如此以其名重無敢嘗議茗溪漁隱曰黃朝英之言非也老杜仄韻詩何嘗不用外韻如戲呈元曹長未字韻詩一篇而用五韻南池谷字韻詩一篇而用四韻客堂蜀字韻詩一篇而用三韻黃既不細考老杜諸詩又輕議東坡尤爲可笑 王直方詩話云東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錄

五

坡在定武作中山松醪賦有云道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蓋自定再謫惠州自惠州而遷昌化人以爲語識茗溪漁隱曰人之得失生死自有定數焉得以讖言之如東坡自黃移汝別雪堂鄰里有詞云百年強半來日苦無多然公自此脫謫籍登禁從累帥方面幾二十年乃薨來日苦無多之語何爲不成讖耶 李端叔云東坡從少至老所作字聚而觀之幾不出於一人之手其於文章在場屋間與海外歸時畧無增損豈書或學而然文章非學而然耶 又云予從東坡游舊矣其所作字每別後所得卽與相從時小異蓋其氣愈老力愈勁也自海外歸至大庾嶺寄二詩其字與後二帖相類 許彥周詩話云古人文章不可輕易反覆熟讀庶幾見之東坡送安惇詩云故書不厭百回讀孰讀深思子自知僕嘗以此語銘座右東坡在海外盛稱柳柳州詩黎子雲家有柳文東坡日久玩味雖東坡觀書亦須著意研窮方見用心處耶 又云東坡海



南詩荆公鍾山詩超然邁倫能追李杜陶謝 又云東坡詩不可指摘輕議辭源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至珍泉幽澗澄潭靈沼可愛可喜無一點塵滓只是體不似江河讀者幸以此意求之 庚溪詩話云崇寧大觀間蔡京當國禁蘇軾文辭墨蹟而毀之政和間忽弛其禁求軾墨蹟甚銳一時士大夫從風而靡光堯盡復軾官職今上尤愛其文乾道初梁叔子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宿直召對上因問曰近有趙夔等註軾詩甚詳卿見之否命內侍取以示之乾道末上遂爲軾御製文集序贊命有司與詩集同刊之何遠春渚紀聞云遠家所藏枯木并拳石叢篠二紙與章質夫者帖云某近者百事廢懶惟作墨木頗精奉寄一紙又云本只作墨木餘興未已更作竹石一紙同往 黃山谷云往嘗觀明允木假山記以爲文章氣旨似莊周韓非恨不得趨拜其履爲間請問作文關紐及元祐中乃拜子瞻於都下實聞所未聞今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錄

六

合其人萬里在海外對此詩爲廢卷竟日 又云觀東坡二丈詩想見風骨巉巖而接人仁氣粹溫也觀黃門詩頎然峻整獨立不倚在人眼前元祐中每同朝班余嘗目之爲成都兩石筍也 又云鐵拄杖詩雄奇使李太白復生所不過如此平時士大夫作詩送物詩常不及物此詩及鐵拄杖均爲瑰瑋驚人 也 張端義貴耳集云東坡天人也凡作一文必有深旨撰小兒致語云自古以來未有祖宗之仁厚上天所佑願生賢聖之子孫其意深切著明 又云東坡作病鶴詩嘗寫三尺長脰瘦軀闕其一字使任德翁輩下之凡數字東坡徐出其藁蓋闕字也此字旣出儼然如見病鶴矣 何遠春渚紀聞云先生嘗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 又云秦少章言公觀書夜常以三鼓爲率雖大醉歸亦必披展至倦而寢然自出詔獄之後不復觀一字矣某於錢塘從公學一年未



嘗見公特觀一書也然每有賦詠及著撰所用故實雖目前極爛熟事必令秦與叔黨諸人檢視而後出 朱晦菴題跋云蘇公翰墨爲世寶藏故流俗多僞作者余家有其與德叟先輩書兩紙詞意超然筆勢飛動觀者尙或疑之余亦不能辨也今觀作肅所藏源流有自而二公賞識又如此其亦可以無疑矣魏了翁題跋云蘇文忠公元豐詩獄鞫其所以往來者凡二十有四人而首及王駙車晉卿蓋取其一時語言煅煉文致幾以抵於大僇它曰元祐召還而見又與駙車往來視昔亡替此雖小事亦足以見公素守不以禍福利害動其心也 呂氏童蒙訓云老杜歌行最見次第出入本末而東坡長句波瀾浩蕩變化不測如作雜劇打猛諱入都打猛諱出也三馬贊曰振鬣長鳴萬馬皆瘖此記不傳之妙學者能涵泳此等句語則自然有人處也 碧溪詩話云用已詩爲故事惟作詩多者乃有之東坡赴黃州過春風嶺有絕句後詩云去年今日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錄

七

關山路細雨梅花正斷魂至嶺外又云春風嶺上淮南村昔年梅花曾斷魂又有竹詩云吾詩固云爾可使食無肉 劉後村詩話云坡詩畧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嚴者有麗縟者有簡淡者翁張開閣千變萬態蓋自以其氣魄力量爲之然非本色也他人無許大氣魄力量恐不可學和陶之作如海東青西極馬一瞬千里了不爲韻束縛又云陶公如天地間有醴泉慶雲是惟無出出則爲祥雲瑞日饒坡公一人和陶可也 漫叟詩話云東坡最善用事旣顯而易讀又切當着招待服人遊湖不赴云却憶呼盧袁彥道難邀駕坐灌將軍研氏甥求書答云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了然奇特 黃山谷云東坡平生文章皆雄奇卓越非人間語嘗有海上道人評東坡真蓬萊瀛洲方丈謫仙人也流俗方以造次顛沛秋毫得失欲軒輊困頓之亦踈矣哉 陸放翁題跋云東坡先生憂其親黨之疾委曲詳盡如此則愛君憂國之際可知矣其曰勿



使常醫弄疾天下之至言讀之使人感歎彌日 又云東坡此詩云清吟雜夢寐得句旋已忘固已奇矣晚謫惠州復出一聯云春江有佳句我醉墮渺莽則又加於少作一等近世詩人老而益嚴蓋未有如東坡者也學者或以易心讀之何哉 陳傅良題跋云公之文宜作宋一經以傳無窮藏之名山副在京師顧乃書桂酒法刻寘羅浮鐵橋下以俟後之居夷者後公百年徐思叔以所藏酒頌示予相對歎息 何蘧春潛紀聞云蔣子有家藏先生於吳牋上手書一詞是爲餘杭通守時字云紅杏子天桃盡獨自占春芳不比人間蘭麝自然透骨生香對酒莫相忘似佳人兼合明光只憂長笛吹花落除是寧王旣不知曲名常以問先生門下士及伯達與仲虎叔平諸孫皆云未之見也又不知兼合明光是何等事或云是醑醪也 黃山谷云余嘗評東坡文字言語歷劫贊揚有不能盡所謂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者也而此帖論劉敞侍讀晚年文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綴

八

字非東坡所及卿蛆甘帶鴟鴞嗜鼠端不虛語 又云余嘗論右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間者瞠若晚識子瞻獨謂爲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比來作字時時鬚鬢公筆勢終不似子瞻暗合孫吳耳 劉後村題跋云昔虞卿解相印與魏齊俱亡魏其寧失侯不使灌夫獨死坡公之貶嘗與倡和之人不過贖銅而人情觀望至不敢往還如此世變日下而世故亦可畏矣 洪邁題跋云坡公天才出語驚世如追和陶詩真與之齊驅也 老學菴筆記云東坡先生在中山作戚氏樂府詞最得意暮客李端叔跋三百四十餘字敘述甚備欲刻石傳後爲定武盛事會謫去不果今乃不載集中至有立論排詆以爲非公作者識真之難如此哉 何蘧春潛紀聞云士之所尚忠義氣節不以摛詞摘句爲勝唐室宦官用事呼吸之間殺生隨之李太白以天挺之才自結明



主意有所疾殺身不顧王舒公言太白人品污下詩中十句九句說婦人與酒至先生作太白贊則云開元有道爲可留廢之不可矧肯求又平生不識高將軍手污吾足乃敢噀二公立論正似見二公胸次也 又云遺於揚州得先生子盡一樂工復作樂語云桃園未必無杏銀鑛終須有鉛苻帶豈能欄浪藕花却解留蓮其後作漢隸書子瞻禹功同觀真三絕也 黃山谷云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乃似柳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楊風子書其合處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圍而韻勝挾以文章妙天下忠義貫日月之氣本朝善書自當推爲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又云東坡先生常自比於顏魯公以余考之絕長補短兩公皆一代偉人也至於行草正書風氣皆畧相似嘗爲余手臨蔡明遠委曲祭兄濠州刺史及姪季明文論魚軍容坐次書乞脯天氣殊未佳帖皆逼真也 張端義貴耳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綴

九

集云東坡水龍吟笛詞楚山脩竹如雲異材秀出干林表此笛之質也龍鬚半翦鳳膺微漲玉肌勻繞此笛之狀也木落淮南雨晴雲夢月明風嫋此笛之時也自中郎不見桓伊去後知辜負秋多少此笛之事也聞道嶺南太守後堂深綠珠嬌小此笛之人也綺牕學弄涼州初遍霓裳未了此笛之曲也嚙徵含宮泛商流羽一聲雲杪此笛之音也爲使君洗盡蠻烟瘴雨作霜天曉此笛之功也五音已用其四之一角字霜天曉歇後一角字 陸放翁題跋云東坡先生書遍天下而黃門公所藏至寡蓋常以爲易得雖爲人持去不甚惜也 益公題跋云侍讀公贊蘇氏父子兄弟之盛游夏不能措辭矣英彥以示省齋周某乃續一轉語云是家一瓣香並爲文忠公此圖盛行於廬陵宜也 齊東野語云坡翁嘗醉中爲河陽鄭倅書明日視之紙乃絹也遂自題於後云古者水謂絹紙近世失之云蓋古人多以絹爲紙烏絲欄乃織成爲卷而書之所謂璽紙



者亦以璽爲紙也 魏了翁云斜川侍坡翁至僮耳父子相對如霜松雪竹堅勁不搖而作詩結字乃爾潤麗其祿順裏方者乎 徐度却掃編云東坡初欲爲富韓公神道碑久之未有意思一日晝寢夢偉丈夫稱是寇萊公來訪已共語久之既卽下筆首敘景德澶淵之功以及慶歷議和頃刻而就以示張文潛文潛曰有一字未甚安請試言之蓋碑之末初曰公之勳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爲輕重然一趙濟能搖之竊謂能不若敢也東坡大以爲然卽更定焉 黃山谷云蜀人極不能書而東坡獨以翰墨妙天下蓋其天資所發耳觀其少年時字畫已無塵埃氣那得老年不造微入妙也 又云東坡墨戲水活石潤與今草書三昧所謂閉戶造車出門合轍 真西山跋歸去來辭云東坡謫嶺南故舊少通問者吳中僧契順徒步萬里訪之於荒陬絕徼之外託此以傳真可敬哉近歲有嘗登大人先生之門者旣而竊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錄

十

論起其人畏禍匿迹過門不敢見則以書謝曰非不願見也懼爲先生累耳以通經學古自名而其行義顧出一浮屠下昌黎墨名儒行之說渠不信然 老學菴筆記云東坡在嶺海間最喜讀陶淵明柳子厚二集謂之南遷二友予讀宋白尚書玉津雜詩有云坐臥將何物陶詩與柳文則前人蓋有與公暗合者矣 劉後村題跋云白歐公有放子出一頭之論至今二百年無敢以文字敵坡公者豈真不可敵耶往往爲盛名所壓望風屈膝爾孟子曰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 益公題跋云佛曰淨慧禪寺在桐柏黃鶴峯下寺中有池池有渥洼泉東坡先生嘗賦五絕句所謂細泉咽咽走金沙者堂上留題今旣百年而詩僧慧舉乃謀入石可謂好事矣桐扣以張華得名俗云同口非也 何遠春渚紀聞云晁丈無咎言蘇公少時手抄經史皆一通每一書成輒變一體卒之學成而已乃知筆下變化皆自端楷中來爾不端其本而欺以求售吾知



書中孟嘉自可默識也 又云東坡先生和崗字詩云一聲吹裂翠崖崗遺家  
藏公墨本詩後註云昔有善笛者能爲穿雲裂石之聲別不用事也 晁无咎  
題跋云翰林東坡公畫蠅蘭陵胡世將得於開封夏大韶以示補之補之曰東  
坡公奇文高論大或出於繩檢比聲勢句小或合於方圓蓋公平居胸中閑放  
所謂吞若雲夢曾不芥蒂者而此畫水蠹瑣屑毛介曲隈芒縷具備殊不類其  
胸中豈公之才固若是大或出於繩檢小或合於方圓耶孟子曰觀水有術必  
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歸墟盪沃不見水端此觀其大者也牆隙散射  
無非大明此觀其小者也或曰夜光之劍切玉如泥以之挑菜不如兩錢之錐  
此不善用大者余於公知之 鄧公壽畫繼云眉山高名大節照映今古據德  
依仁之餘游心茲藝所作墨竹盡得與可之法運思清拔其英風勁氣來逼人  
使人接應不暇恐非與可所能拘制也蘭陵胡世將家收所畫蟹瑣屑毛介曲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錄

七

隈芒縷無不備具是亦得從心不踰矩之道也 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東坡喜  
嗜猪在黃岡時嘗作食猪肉詩云慢着火少着水火候足時他自美此是以文  
滑稽耳後讀雲仙散錄載黃昇曰食鹿肉二斤自晨煮至日影下西門則曰火  
候足乃知此老雖煮肉亦有故事他可知矣 陸放翁題跋云成都西樓下石  
刻東坡法帖十卷擇其尤奇逸者爲一編號東坡書髓三十年間未嘗釋手去  
歲在都下脫敗甚乃再裝緝之 魏了翁云蘇文忠雅嗜陶文公其有感於歸  
去來辭蓋元豐五年之夏蔡章被遇而呂正獻不合之時也長公在黃少公在  
筠此何時也而猶可以仕乎否之訟曰大人否亨其遯曰包羞然則以亨易羞  
果孰爲得失乎 黃山谷云東坡此詩似李太白猶恐太白有未到處此書兼  
顏魯公楊少師李西臺筆意誠使東坡復爲之未必及此他日東坡或見此書  
應笑我於無佛處稱尊也 又云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閒小字難於寬



綽而有餘此確論也余嘗申之曰結密而無閒瘳鶴銘近之寬綽而有餘蘭亭近之若以象文說之大字如李斯釋山碑小字如先秦古器科斗文字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悅而誠服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

聞見後錄云東坡先生謂孔明出師表可與伊訓說命相爲表裏予謂亦周公鳴鴉救亂之詩也東坡赤壁詞灰飛烟滅之句圓覺經中佛語也 德洪石門

題叔黨字云雞蘇本草龍腦薄荷也東吳林下人夏月多以飲客而俗人便私

議坡誤用雞蘇爲紫蘇可發異儂一笑鸞溪上人以此軸爲示筆勢飛動皆學坡而未臻坡峻處者要之如馬巷中逢王謝家子弟步趨狀貌蘊藉風流有自

來矣 老學菴筆記云東坡絕句云梨花澹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惆悵

東闌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紹興中予在福州見何晉之大著自言嘗從張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綴

三

文潛遊每見文潛哦此詩以爲不可及余按杜牧之有句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誰此凭闌干東坡固非竊牧之詩者然竟是前人已道之句何文潛愛之深也豈別有所謂乎聊記之以俟識者 揮麈餘話云東坡先生雖竄斥於紹聖元符然元祐中賈易趙君錫黃慶基之徒已摘取其所行訓詞中語以爲詆誣後來施行蓋權輿於是史冊可以具考 王楙野老紀聞云林希子中作啓謝執政諸公於蘇子由有聯云父子以文章冠世邁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冠量董公孫之對言淵雲司馬皆蜀人也及紹聖中行子由謫詞云父子兄弟挾機權變詐驚惑衆子由捧之泣曰某兄弟固無足言先人何罪耶其行子瞻謫詞云汝軾文足以惑衆辯足以飾非然而自絕君親又將誰慰許彥周詩話云東坡受知神廟雖謫而實欲用也東坡微解此意論賈誼謫長沙事蓋自況也後作神宗挽詞云病馬空思櫪枯葵已滋霜非深悲至痛不能



道此語元祐間作告裕陵文云將帥用命爭酬未報之恩神靈在天難逃不漏之網人輒謂東坡以微文謗訕天乎寧有是哉 方勺泊宅編云歐陽公作醉翁亭記後四十五年東坡大書重刻於滁改泉冽而酒香作泉香而酒冽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梅花詩云憑仗幽人收艾蒨國香和雨入萼苔艾蒨香名卽松上萼苔也出本草及沈氏香譜又紅梅詩云玉人頰頰固多姿頰怒色音普更切見神女賦婦人怒則面赤 張邦基墨莊漫錄云延安夫人蘇氏丞相子容妹曾子宣妻也有詞行於世或以爲東坡女弟適柳子玉者所作非也 聞見後錄云子由云子瞻讀書有與人言者有不與人言者不與人言者與轍言之而謂轍知之世稱蘇氏之文出於檀弓不誣矣 朱晦菴題跋云東坡老人英秀後彫之操堅確不移之姿竹君石友庶幾似之百世之下觀此書者尙可想見也 揮塵餘話云東坡先生出帥定武黃門以書薦士往謁之東坡云昔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綴

三

有人發冢極費力方透其穴一人裸坐其中語盜曰公豈不聞此山號首陽我乃伯夷焉有物耶盜慊然而去又往他山鏹治方半忽見前日裸衣男子從後拊其背曰勿開勿開此乃舍弟墓也 周紫芝竹坡詩話云東坡詩云君欲富餅餌會須縱牛羊殊不可曉河朔土人言河朔地廣麥苗彌望方其盛時須使人縱牧其間踐蹂令稍疎則其收倍多是縱牛牛所以富餅餌也 石林詩話云學者多議子瞻木杪見龜趺以爲語病謂龜趺不當出木杪殊未之思此題程筠先墓歸真亭也東南多葬山上碑亭柱往往在半山間未必皆平地則下視之龜趺出木杪何足怪哉 何蘧春渚紀聞云東坡先生書琴事云家有雷琴破之中有八日合之語不曉其何謂也先生非不解者表出之以令後人思之耳蓋古雷字從四田四田拆之是爲八日也 益公題跋云富文忠之使虜所謂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也蘇文忠之翰墨也所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也



大雅烝民茲可無媿富公孫樞密蘇公猶子侍郎皆題名卷末抑所謂臧孫有後於魯者 黃山谷云蘇翰林用宣城諸葛齊鋒筆作字疎密密隨意緩急而字間妍媚百出古來以文章名重天下例不工書所以子瞻翰墨尤爲世人所重今日市人持之以得善價百餘年後想見其風流餘韻當萬金購藏耳李伯時近作子瞻按藤杖坐盤石極似其醉時意態此紙妙天下可乞伯時作一子瞻像吾輩會聚時開置席上如見其人亦一佳事 徐度却掃編云東坡初爲趙清獻公作表忠觀碑或持以示王荆公公讀之沈吟曰此何語耶時客有在傍者遽指摘而詆訛之公不答讀至再三又攜之而起行且讀忽歎曰此三王世家也可謂奇矣客大慙 聞見後錄云東坡於古人但寫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韓退之柳子厚之詩爲南華寫柳子厚六祖大鑑禪師碑南華又欲寫劉夢得碑則辭之呂微仲丞相作法雲秀和尚碑丞相意欲得東坡書石不敢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綴

西

自言妾媵王讜言之東坡先密其囊諦觀之則曰軾當書蓋微仲之文自佳也 揮塵三錄云英宗實錄熙寧元年曾宣靖提舉王荆公時已入翰林請自爲之兼實錄修撰不置官屬成書三十卷出於一手東坡先生嘗語劉壯與義仲云此書詞簡而事備文古而意明爲國朝諸史之冠 石林詩話云張先郎中字子野能爲詩及樂府至老不衰居錢塘蘇子瞻作倅時先年已八十餘視聽尚精強家猶畜聲妓子瞻嘗贈以詩云詩人老去鶯鶯在公子歸來燕燕忙蓋全用張氏故事戲之先和云愁似鰈魚知夜永懶同蝴蝶爲春忙極爲子瞻所賞然俚俗多喜傳詠先樂府遂掩其詩聲識者皆以爲恨云 陸放翁云東坡集此本藏之三十年矣嘉泰甲子歲十二月遺燼幾焚之予緝成編比舊本差狹小乃可愛遂目之曰焦尾本云 周紫芝竹坡詩話云錢塘強幼安爲余言頃歲調官都下始識博士唐庚因論坡詩之妙子美以來一人而已其敘事簡



當而不害其爲工如嶺外詩敘虎飲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說盡云潛鱗有飢蛟掉尾取渴虎仄着渴字便見飲水意且屬對親切他人不能到也  
聞見後錄云東坡與陳傳道書云知傳道日課一詩甚善此技雖高才非甚習不能工蓋梅聖俞法也 又云東坡別李公擇長短句憑仗飛魂招楚些我思君處君思我退之與孟東野書以余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余之意也  
何遠春渚紀聞云錢塘西湖壽星寺老僧則廉言先生作郡倅日每至寺卽解衣盤礴久而始去則廉時爲澠雛侍仄每暑月袒露竹陰間細視公背有黑子若星斗狀世人不得見也卽北山君謂顏魯公曰誌金骨記名仙籍是也 伶齋夜話云東坡在儋耳有美唐佐者乞詩唐佐朱崖人亦書生坡借其手中扇書云滄海何曾斷地脉朱崖從此破天荒又嘗醉書姜秀才几上云紫麝著人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其豪放如此 何遠春渚紀聞云余爲兒時於彭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錄

五

寇鈞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珪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珪殘璧璨然滿目其廷珪小挺歲久不見膠彩而書於紙間視之其墨皆非餘墨所及東坡先生臨郡日取試之爲書杜詩十三篇各於篇下書墨工姓名因第其品次云 黃山谷云此帖安陸張夢得簡似是丹陽高述僞作蓋依旁糟薑山芋帖爲之然語意筆法皆不升東坡之望也高述潘岐皆能膺作東坡書余初猶恐夢得簡是真蹟及熟觀之終篇皆假託耳東坡先生晚年書尤豪壯挾海上風濤之氣尤非他人所到也 揮塵後錄云靖康中東坡先生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澁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家焚黃舍人慚而怒之又一日當草一制將畢矣偶思結尾不來省中來催促不容緩愈牽寤搜思甚久院吏倉猝啓曰第云服我休命往其欽哉可矣舍人然而用之 聞見後錄云魯直以晁載之閔吾廬賦問東坡何如東坡報云晁君騷辭細看甚奇麗信其



家多異材耶然有少意欲魯直以漸箴之凡人爲文宜務使平和至足之餘溢爲奇怪蓋出於不得已耳晁君喜奇似太早然不可直云爾非爲之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爲朋友講磨之語可耳予謂此文章妙訣學者不可不知故表出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雜綴

夫



# 棧詩圖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棧詩圖

棧詩圖記

吾寓形西齋而以此圖爲棧詩亦有年矣集旣成欲系諸後以誌嚮慕而圖無題遂以集中詩句題之往者東坡先生以杜陵屏跡爲已作謂其詩皆東坡實錄故也吾以重訂此集而息影藥洲掩關申旦幾於惟日不足蓋已松風偃蓋而鱗攬之而已不覺頭顱之如雪矣因念兩峰三竺間皆先生功化所及圖像猶存吾旣歸亦將徜徉其間而以其神交於杜者爲吾老而自足之境則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殆亦同於先生屏跡之意也夫爰識於圖之前云

嘉慶二十四年己卯九月旣望仁和王文誥覓大日記



萬里雲山一破裘  
杖端閒挂百錢游  
五車書已留兒讀  
二頃田應為鶴謀  
水底笙歌蛙兩部  
山中奴婢橘千頭  
何人更似蘇夫子  
尚有西齋接勝流

東坡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牋詩圖

一一

予手定公詩為編註集成凡得古今體詩四十五卷計二千三百八十  
九首又帖子口號詞一卷計六十五首嘉慶二十三年設局錄真二十  
四年開雕至道光二年工竣凡所牋未及入載者詳蘇海識餘其中有  
續考人事補案所不備者亦附見焉壬午重九日文誥又記



自題詩圖十二首

五百年間名世者韓歐亦是幻中身東坡賸有西齋在自西齋之目迄今蓋五百年矣為把

陳編感風因

長昔蘇公作好歌飄風南北任譏訶用詩序何人斯章兒孫鬼蜮皆蕃行老蘇族譜其先仕周系出

蘇公之後若竄定光易輩無怪蘇詩入家多公有烏臺詩案蜀人明當亦祖述暴公之語者也

宋家立國惟忠厚土竭山崩幾卷書寄語三丁是商鑑三丁見周平園文中更從書裏辨

何如

東坡治世能臣也餘事文章兩漢間末學紛爭天水了粵識云蓋海乘劉蓋海隱天水字謂天水當運

興而平南漢也有誰真箇濟時艱

蟬常見水人猶惡鴉有危巢孰肯留用何斯舉投韓駒詩然此詩本意非何所知也我學子蒼同一慨

惟將詩卷說吳州端平二年從祀徐嬌李真議上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度詩圖

三

識真公獨誇劉沔餘子誰能泛海潮公在海南答劉沔云世之蓄賦詩交者多矣幸真偽相半識真者少蓋從古所病今

又少謬譎知致力於斯文久矣自北歸宗學編如何賸作佛香飄坡海外詩

文中朝士大夫編集已盡佛鑑出此帙皆編集所無者朱弁云崇觀

間海外詩盛行士大夫不能誦坡詩者自覺氣索而人或謂之不類

唐傳顧廖無卷由唐子西註全集傳共註和陶集傳深慨集之錯亂創為紀年

祖而益以他註餘如段仲謀為行紀黃德粹為系譜孫汝聽為三蘇年表皆負

無傳本邵子湘翁覃溪並考吳郡顧註而海陵顧註不知分晰失之陋矣炎

編補合有瑜瑕餘自宋牧仲以下諸評註附庸而已未能以瑜瑕論也我今始

以一言蔽且罷蟲魚讀四家四家謂老蘇全集東坡前後集藥城三集斜川集

古渡重尋月華寺古渡謂蘇公渡也事載總案子霞還見六如亭事載孫繼聲祇有南園老

無數驚鴻照影形亦出其先世餘生記遺余儻亦三人邀月醉還徵神釋和陶篇

薊邱逐伴瀛孺去一笑蒼顏識老邊曩者與冊使馳抵任邱有邊進士者來謁其同誥也使曰兩公雖親兄弟無此相似



閒尋嶺海詩髯跡如與仇仙共一龕韻山堂之左爲仇仙龕余讀詩處身是廣

寒修月手不應草木坐嵇舍前在粵友人多有以補註見責指出爲問者予曰此

面目非於本詩顯有背辰例皆並存以備參訂不可執一見以進退之也又如

出或涉疑似者皆絕口不置一詞古註體段例皆闕疑若必逐句皆註而後爲

當則失之鑿矣今本書如大廈已成不可變改縱或版度未施闕楮闕畧是皆

居屋者之布置就其意向所及凡工皆能爲之既非立礫安柱知其無煩匠石

也審矣君等有見任自爲之何必見告然亂此集易潔此集難此又言補註者

所當霜鐘破曉禪關裏雲樹荒寒夕照中此予通詩之境離註而立於獨也今集中

得於時一遇之呼欲出請看畦畛化靈通多有發前註所未達而確有所據者皆有

終不能用也學真積力久當自知之

幢隱藏真又識真此圖向囑海幢老衲江月藏奔幢隱其退居也月天秋澈舊精神宋昂濂云問誰可與俱秋天一輪月

而今合下瞿曇拜莫問林宗墊角巾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度詩圖



蘇海識餘卷一

蘇海之說舊矣紹聖四年東坡公發惠州遇僮耳自新會赴新康至古勞河漲不可渡休於鶴山之麓者數日公既去而所居遂爲坡亭地曰蘇公渡見前明陳獻章詩中邑令黃大鵬又手劄蘇海二字於厓之上嗣是更名蘇海至於今蓋三百年矣曩者予訪公渡海軼事嘗親至其地察視所由則汪洋渺瀰橫無涯際觀於海者亦足致朝宗之意焉然公神在天上猶水之無往不在公既自爲發之豈於一駐足間獨眷眷於茲土且其詩文跨越唐漢衣被天下已昭然載四庫中若由今以稽之於古是所謂蘇海者當窮其所至觀之必不囿於一隅也予召工設局寫刻本集凡五年而工垂成此五年間續有所得皆補葺舊事誠當以蘇海名之而自顧聞見短淺固於嶠外尤當以蘇海名之下揖陳黃而上追趙宋則庶幾有以自處矣爰隨筆錄之名蘇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海識餘云道光二年壬午三月下泮仁和王文誥見大譔

嘉祐四年己亥公家居作怪石詩凡二十三韻詩雖五七言相間全用老蘇家法正如一林怪石爲山水崩注皆歷滾卸而下兀突滿前莫名壞異此其詩之最先者也始復作送宋君用游輦下詩凡三十五韻其中申縮轉折極力騰挪蓋已變老蘇之法矣今此二詩雖不入編已錄載卷一案內學者必先詳玩此二詩知其詩筆之所自起而後接讀南行諸作者其逐首圖變總欲不凡之意則詩法入門次第蹤跡皆可尋矣公自不能詩而至能詩自名家而至大家皆於此兩三年間數十篇之內養成具體到鳳翔首作石鼓歌已出昌黎之上不可壓也自此以後熙寧還朝一變倅杭守密正其縱筆時也及入徐湖漸改轍矣元豐謫黃一變至元祐召還又改轍矣紹聖謫惠州一變及渡海而全入化境其意愈隱不可窮也黃魯直於公諸集獨推尊海外詩崇觀間禁錮甚嚴



而海外詩盛行士大夫無不傳習者蓋其時去公未遠門人子弟猶在皆有以通曉其故也今予論公自作詩入門至於謫黃人所身信自論元祐召還至於惠脩人皆不信此猶道路然十里在明處走雖行人蹇步亦欲勉力以赴後十里在暗處走雖健者不知路在何處蓋未易變暗爲明也茲以無可與言特首載於此以爲學者異日進步之驗

編南行詩以郭綸爲首用子由詩之次序也其詩詳序綸事故論者以爲佳乎獨不然子由詩是序事體雖佳易辨彼中無路數也公詩寥寥數語欲於其潦倒中見長故難此是大家作法却不是大家詩以氣體未成故也然其所以成之故卽基於此學者當由是以求其詩之進步則思過半矣或曰公詩何遽便是大家亦有據乎答曰如章質夫寄惠崔微真一小題耳其詩云玉釵半脫雲垂耳亭亭芙蓉在秋水當時薄命一酸辛其下陡然插入云千古華堂奉君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二

子此種接法雖唐集不輕觀豈欒城集所有耶子但以此詩歸而求之有餘師矣

公少作孔明論主老蘇之說其南行之巖顏碑永安宮詩皆同故持論多未當其後卽無復此等語矣其八陣磧後半云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氣折惟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其中隱忍久不決志大遂成迂二句頗覺疲累有此闕筆則壯字全失結不下也刪此二句則夔峽句叫起矣曉嵐於神女廟詩謂飄蕭鴛風馭四句可刪乃其看失眠者此詩專取後半以爲收得完密住得簡潔者亦看失眠也

赴鳳翔與子由別於鄭州西門之外馬上賦寄子由一詩自不飲何爲醉兀兀起至獨騎瘦馬踏殘月止雖寓意高妙只是馬上兀殘夢一句景象耳其下突



云路人行歌居人樂忽然拓開不可思議又接云童僕怪我苦悽惻意謂路人當歌居人當樂故童僕以爲怪耳上句縱放甚遠下句自爲注解却將上句注入童僕意中故能立地收轉也以下亦知人生四句皆承明所以苦悽惻之故有非童僕所知而惟子由知之此意透則寄詩之意不必更道故結一句反以誠勉子由於通透之中卽又透過一層也

和子由澠池懷舊詩人生到處知何似應是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曉嵐謂前四句單行入律唐人舊格意指崔顥黃鶴顥句乃羸才耳又其法全仿龍池篇非創制手也若此四句孰敢以羸才目之且公詩律句甚多而通集不再見亦見其得之之不易矣故自有此詩而崔顥黃鶴可以無取

本集引用左傳至多豈不知成有岐陽之蒐乎其作石鼓歌獨不引用者蓋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三

故焉昌黎作此詩主詩序不主傳極是特識非漫爲宣王之說也如韓桮可翻公必翻作其不爲者正以傳虛序實故耳且左傳引詩甚多獨無車攻亦是一病凡此皆在昌黎意中亦在公之意中公不能翻桮始極力經營其詩以爭勝之查註不察猶以成王爲論此非進一解也乃智出韓蘇下也

韋應物石鼓歌云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永叔集古錄云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蓋原於韋詩也集古錄謂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有五而趙堯卿云四百一十有七楊用修謂李賓之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其說不同或以余補全詛楚文不補石鼓釋文爲譏此金石家管見也詛楚文詩旨皆在文中故必補全爲讀者通詩之地石鼓文公自云惟我車既攻六句可讀而全詩用車攻章序其詩旨已盡之矣若鄭樵等說積累至今焚於亂絲此皆後人所爲公不識此等字旣非詩之所及卽非詩註所應有也



公游終南作延生觀後小堂詩此唐玉真公主修道處也開元中戴璇樓觀碑有玉真公主師心此地之語王維儲光羲皆有玉真公主山莊山居之詩李白嘗寓於此有玉真公主別館苦雨贈衛尉張卿二詩公主游華山白又作玉真仙人詞魏顥謂白爲公主所薦達蓋白游詠其地尙在未入翰林之前也趙次公謂後人爲之立堂誤矣

夜直秘閣呈王敏甫詩其誰交臂論今古只有開心對此君馮註引王子猷事翁註引白樂天詩安可無此君謂此君指酒也或言此是竹翁註荒唐當刪予曰如上句寫景則下句信爲指竹其翁註必早刪矣此詩上句言情下以此君借指敏甫則對竹對酒皆可活解故二註並存黃州飲酒說云予雖飲酒不多而日欲把盞爲樂殆不可一日無此君此卽公之明文未可謂指酒必非也此集並存之註原以俟讀者棄取專以竹論無不可者予總諸註之成若如讀者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四

膠見則謬殆未可以尺澤而測河海也

潛溪詩眼云泗州僧伽塔詩耕田欲雨刈欲晴二句出黃庭經上有黃庭下關元等語張平子四愁詩與困學記聞引劉夢得賦亦同

潤州甘露寺詩我欲訪甘露當途無閑官二子舊不識欣然肯聯鞍時有司推行新法使者方事叫躡故云當途無閑官也二子旣非俗吏又能游情不闕亦足以傳何弗及其人耶予於全集屢物色之竟不得其蹤耗爲之快悵

臘日游孤山詩後半云出山迴望雲木合但見野鶻盤浮圖此等句法無處可學直如如來丈六金身忽於虛空變現公亦不自覺其然也

公倅杭作朱壽昌郎中得母詩有長陵塢來見大姊仲儒豈逢將軍二句曉嵐亂扛以爲非佳事予案司馬溫公目錄云壽昌棄官尋母刺血書幟以散與人至是得之於同州錢子飛知永興軍奏其事乞加旌賞故名之壽昌以同母



弟妹皆在同州乃折資授河中通判據此則公詩實有所指詩謂長陵見大姊者乃壽昌養同母妹耳王施查註皆失載此條而大姊句落空致滋紀說尋已於卷中引陳賈事駁正矣又曾布自高陽帥移青社有王尚恭者告布云某有一子瀕死自言初任荆南掾偶與一嫠婦共載因而野合有娠後聞免身得雄在尚書家作妾今其子十餘歲矣布云某以兒子畜之見俱隨行立命呼至則宛然亡子也王抱持大慟遂還之布諸子命名從糸字曰公某故曾三名紆字公衮曾三乃禁中所呼也王因名此子曰約字公詳并其異母弟連名綯字公敏以示不忘曾氏約仕至郡守終奉直大夫綯子炎以約蔭入官乾道中拜參知政事改樞密使有名於時婦在布家亦生二子自此兩族如一家矣此見於王明清所記而明清即公衮女所出知非誣也彼時俗未習偽不知掩蓋此等事公但知據事作詩而壽昌以為榮幸不知其為不佳也更數十年則既以賴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誠餘一

五

己之無又以賴人之有變為薄俗無所不至矣曉嵐眼界窄塞而滋意塗抹予既正之今并錄此條以廣其說

風水洞詩過客詩難好居僧語不繁凡名人至奇勝處輒以題詠難工為慮而居僧以浮夸相炫皆刺刺不肯休豈公亦以是為苦耶上句人所能道下句人所不能道其詩信無所不有矣

公作古纏頭曲猶白傅琵琶行也白詩宛轉多姿極千呼萬喚之態公詩以簡古出之一洗元和體段白云四絃一聲如裂帛公云四絃一抹擁袂立蓋明與之爭長矣

虎邱寺詩陰風生澗壑古木翳澗井鐵花繡巖壁殺氣噤蛙鼃似此出落虎邱別開生面凡前人詩以豔冶擅場若不勝情之作皆一例放倒矣

密州送喬太博詩痛飲從今有幾日西軒月色夜來新其詩流入北境至劉霄



亦能誦之而以公非不飲夸其有知蓋契丹使人專選文學優長嫻於詞命者  
至其來既有厚賜歸國又必遷秩此美差也以其文臣皆講求公集讀之以  
備出使之用如彼并大蘇不知殆不可出使矣予謂若輩之鑽此集都緣厚利  
無異挾兔園冊子耳

公將罷東武有雪夜獨宿柏仙菴詩其地無考公既去過雪於道以元日發濰  
州正其大雪時也予初疑柏仙菴詩爲道中作屢欲改編下卷讀其詩輒又中  
止迄今幾二十年矣後之人能知予於此詩寧守施編不敢輕改之故其於致  
力此集縱未到岍而神山不遠矣

公自彭城至京作蔣夔赴代州學官詩代北諸生漸狂簡牀頭雜說爲爬梳詆  
新學也史載州軍監學官委運司及長吏於幕職州縣或本處舉人有德藝者  
充熙寧中始命於朝今案公帥杭以丁憂於潛縣柳豫爲秀州學官是元祐不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六

命於朝也公爲翰林奏乞何去非改文資授徐州學官是元祐命於朝也類若  
此者證諸文集動輒不符宋史職官貢舉概不清楚緣兩宋紛然變改又以金  
亂失其擋冊不可稽考卽餘官一項或置或不置或升降其品級時時翻覆不  
常今查註所引職官志往往與公之時不合予以其事不足考故置之也

徐州起伏龍行末云赤龍白虎戰明日倒卷黃河作飛雨嗟我豈樂鬪兩雄有  
事徑須煩一怒所謂赤龍白虎乃丙辰月庚寅日耳此詩無論全幅之奇卽此  
四句轉正但以月日點染發爲奇采又作煞尾使他手爲之卽再加四句亦不  
能了事也

胡元任云使燕錄載惟中秋天色陰晴中外皆同徐州中秋月詩嘗聞此皆月  
萬里同陰晴其說與使燕錄相合

彭城答郡中同僚賀雨詩君看大孰歲風雨占十五天地本無功祈禳何足數



其立論可謂大矣。下云：渡河不入境，豈若無蝗虎推其說，則馬散華陽，牛放桃野，其事有所不足大之至也。

公赴湖州，過淮上，作舟中夜起詩云：微風蕭蕭吹菰蒲，閉門看雨月滿湖。予謂此詩全作非復人道，乃天地自有之文，公乃據所見鈔下一紙耳。

公在昭慶軍，有和孫同年卞山龍洞禱晴詩，孫乃官於湖者也。前註皆不知其人，後有送孫著作赴考城詩，詩有閔子何恩恩，王事不可緩，子亦東南珍價重，不可算等句，名亦失考。予閱烏臺詩案，有收受無譏諷文字，孫升升字君孚，高郵人也。第進士，簽書泰州判官，公後有過高郵寄孫君孚詩，其官湖雖無所考。今以二詩證之，則孫同年卽孫著作其人，卽君孚也。否則臺獄之前，東南無復孫姓者矣。然予終以所知不備，不欲見於題註，今載於此以備續考。

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詩：江雲有態清自媚，竹露無聲浩如瀉。已驚弱柳萬絲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藏條一

七

垂尚有殘梅一枝，亞此不食烟火人語，所謂霜天欲曉，古寺清鐘是也。公乃時一奇弄洗發不窮，柰林家此數篇，何肌膚雖膩終非骨像天成，難與比肩矣。其後又云：江頭千樹春欲闌，竹外一枝斜更好。風清月落無人見，洗粧自趁霜鐘。早蓋已前無先聲，後無嗣響，又不論嶺海三篇也。

初謫黃州，次韻樂著作天慶觀醮一小詩耳，而寄託甚大。其三四云：無因上到通明殿，只許微聞玉珮音。不獨顧影自傷，并神宗不忍終棄之意，皆見若杜陵每飯不忘直以水投石耳。其後神宗眷注不衰，遽欲召修國史，又命以本官起知江州，改承議郎。江州太平觀，皆羣小所沮，命格不下。此詩早有以窺其微矣。若熙寧六年正月，暗香先返玉梅魂句，則又屢聞德音而發，非空言也。殆京師傳公病歿，神宗方進食，輟飯而起，自此卒出手詔內遷，故其別黃州詩又云：投老江湖終不失也。以上諸句，乃黃州一集詩之間架，通其故，則前之杭密徐



湖後之元祐三召絕聖兩黜不獨詩旨歸一而公之心跡亦皆血脈貫通若欲  
註欲以牋杜例了當此集乃癡兒說夢也

公在黃坐徐州不覺察妖賊淮南轉運司取勘上聞詔特放罪公謝表有云况  
滋瀆瀆之中重遇雷霆之譴無官可削撫已知危神宗讀至此笑曰畏吃棒耶  
及遷臨汝其謝表云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饑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  
神宗顧謂侍臣曰蘇軾真奇才羣小摘其並竊賢科夢游縲紲等句曰此卽怨  
望軾轍前應直言極諫之詔今乃以詩詞被譴也神宗曰朕已灼知蘇軾衷心  
實無他腸蓋其在臺獄時神宗已云蘇軾胸中無事矣公雖放廢而君臣一德  
一心如此實千古之所無也

賀裳曰黃州雨中看牡丹詩依然暮還歛亦自惜幽姿二句尤有雅人深致余  
謂黃昏更蕭瑟頭重欲相扶二句其鍛鍊全在更字着意雨中尤精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八

黃州橄欖詩紛紛青子落紅鹽趙次公引東齋記沈敦謨引物類相感志施註  
引歸震詩話查註引廣志詩話總龜王直方詩話皆不誤獨引漁隱義話謂嶺  
南采橄欖未嘗鹽擦樹身但以梯采杖擊東坡係別出小說等語此爲蛇足予  
詢之粵人皆知鹽擦有驗但俟其氣達全樹而先後子落殊費工本若以竹竿  
打落則人人致力頃刻可了數樹并不必耗食鹽也當熙寧間轉運權鹽甚重  
流入南宋已成積弊公在惠州正鹽寇充斥時也元任不知計此而妄爲立說  
此書歎之見耳

予謂書傳三江考公作於黃州不成於海南已詳考於案矣又據黃州和王定  
國詩記取北歸攜過我南江風浪雪山傾自註云君自南江赴任不一過我時  
定國由彭蠡湖章貢度嶺赴賓州貶所故公云自南江赴任可與卓錫泉記互  
證而禹貢揚州域之水惟彭蠡江最長故鄭康成亦以彭蠡爲南江也



本集黃州二月三日點燈會客詩有冷烟濕雪梅花在甯得新春作上元句予  
以爲正初作而諸註礙於上有蠶市光陰之語皆不敢置議因考定蜀中蠶市  
乃正月八日事改題改編矣近閱癸辛雜識載高炳如語云銀花以初九日來  
時元宵將近點燈會客而後知公以點燈會客爲題乃用當時俗習之語所點  
信元宵燈也其馬行燈火記當年句乃記馬行元宵之燈火王註載馬行夜市  
燈火最盛脫却元宵卽失題旨韓稚圭謂向馬行頭吹笛若非妙手不敢向馬  
行頭吹亦見東京馬行繁麗與樊樓一轍也

公在齊安陳慥戲言公不能作佛語公曰何謂也慥曰佛語三昧流出公未  
免思慮出耳公曰盍以一物試之慥指其首魚枕冠曰頌之公曰假君之手爲  
予書焉可也於是有剖魚而得枕是枕非復魚方其爲冠時是冠非復枕成壞  
無窮已究竟亦非冠若見冠非冠卽知我非我等句疊疊而下者凡百四十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九

疾若風雨槩筆不能竟大笑而起元祐壬申公以兵部尚書召還晁以道往見  
之因及前事晁請錄本以歸又三十三年宣和乙巳二月十六日以其本歸謝  
彼而記其作頌之緣起云

方回云岐亭道上見梅花戲李常詩一點芳心雀啞開雀本無情於梅此語乃  
若不勝情者坡天人也作詩不拘法度而自有生意如此

柳真齡字安期閩人也與陳季常善亦從公游三人多託禪悅爲戲公書牘中  
所稱柳簿是也柳寶一鐵拄杖如柳栗木牙節天成中空有簷舉以遺公公賦  
七古一篇首云柳公手中鐵蛇滑千年老根生乳節忽聞鏗然爪甲聲四坐驚  
顧知是鐵蓋紀實也明年張樂全生日公獻鐵拄杖并寄詩云先生真是地行  
仙住世因循五百年每向銅人話疇昔故教鐵杖鬪清堅入懷冰雪生秋思倚  
壁蛟龍護書眠遙想人天會方丈衆中驚倒野狐禪又二年作東坡詩云雨洗



東坡月色清市人行盡野人行莫嫌竿确坡頭路自愛鏗然曳杖聲時鐵拄杖  
久在南都無復鏗然爪甲之響公但託以寄意而已又一年公自南都放還宜  
興道中寄吳德仁兼簡陳季常詩云龍邱居士亦可憐空說有夜不眠忽聞  
河東獅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據獅子吼經佛氏但取其聲宏亮能警大衆無  
他旨也河東卽柳真齡謂柳嘗以說經戲季常并以鐵拄杖爲棒喝耳此皆追  
述嬉笑之詞也其後至常州法華院又有詩云六花蒼筤林間佛九節苜蒲石  
上仙何似東坡鐵拄杖一時驚起野狐禪其詩意前後一轍公與柳不復更有  
此杖而屢見於詩皆寓言也註家割截獅吼句謂妬婦拄杖擊壁妄甚

岐亭詩不見盧懷慎恣盃似烝鴨施查註並以爲鄭餘慶事公係誤用趙次公  
辨之尤詳今案樂城三集文九入村際麥詩烹鷄亦有烝盃盧句自註云唐相  
盧懷慎既老家居諸公嘗往問疾公設食待客敕庖夫淨去毛勿拗折其項客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十

喜爲嘗食烝鵝鴨也食至乃烝盃盧耳諸公皆不飽公食之殊美據此則盧懷  
慎信有出處惜子由不載書名耳古書事同名異各載所聞者自春秋三傳以  
下未易悉數文章家各據所見用之不得遽謂之誤也

公自金陵至真州時袁陟世弼爲守以學舍假公公由是置家其中委之而去  
贈陟詩有官湖爲我池學舍爲我居何以遺子孫此身自籛條句蓋記實也王  
註翁註並以陟爲西江人今考直齋書錄解題有陳郡袁氏譜一卷袁陟世弼  
撰是陟爲陳州人

藝苑雌黃曰次韻滕元發許仲塗秦少游詩云坐看青邱吞澤芥梭子虛賦秋  
田乎青邱徬徨乎海外吞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芥蒂芥蒂刺鯁也非草  
芥之芥穎州西湖放魚詩亦有青邱已吞雲夢芥之說皆非也容齋四筆云此  
二句用芥字可謂工新乃以爲出處曾不芥蒂非草芥之芥如此論文其意見



漢矣

公乞常至南都遇李庶方叔爲作其父同年友憲仲哀詞中有死者誰不窆句靈芬館詩話云用柳子厚天說窆以送死

公赴文登過廣陵與法言詩云竹西失却上方老石塔還逢惠照師我亦化身東海去姓名莫遣世人知其時公已無意進用故託爲此言與無心更秣天山禾句可以互證凡此類詩施註遺之並謬查註補編失之濫耳如謂此不當補則更謬矣

公在翰林別李修儒詩此生別袖幾回塵夢裏黃州空自疑蓋與修儒別於黃州又別於京師也修儒乃蜀中長老而事跡無考公將遷臨汝有李仲覽者自江東來別書所作滿庭芳詞贈之未識卽其人否

元祐三年戊辰三月十四日公出遊金明池和宋懋宗韻故山西望三千里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十一

事回思二十年所謂往事者因知舉而追憶爲編排官時也熙寧三年庚戌呂惠卿知舉公爲編排官以惠卿用新法取士不當擬進士對御試策力攻安石自此釀成衅隙其禍不可言矣公以已酉出蜀始膺世故并計正二十年以視當日則朝宇同列皆非其人有一治一亂之慨耳或請益曰若然則此聯爲得意語耶曰非喜之也蓋幸之也其下句自笑區區足官府謂回思往事竊不料今亦至於此也越數日累劄求去旣不獲命則又上乞罷學士除閒慢差遣劄子皆是年三月事公不欲屢招讓口中傷是以求去其非得意審矣語云知足不辱此卽足官府之足字公謂知足不辱於詩中深切著明矣

興龍節侍宴前一日微雪與子由同訪王定國小飲清虛堂子由言昔與孫巨源同過定國感念存沒悲歎久之夜歸各賦一詩考子由於熙寧九年冬罷齊州掌書記得替回京留范蜀公家度歲於雪中同巨源曾飲定國西堂其詩云



新歲逼人無一日殘冬飛雪已三迴百分琥珀從君勸十里瓊瑤走馬來  
公杭州詩我持此石歸袖中有東海此小題大作也惠州詩君看嶺嶠隘我欲  
巾笥蓄此大題小作也

子由使契丹寄公詩云誰將家集過燕都每被行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  
恐妨談笑臥江湖公答詩云毳毳年來亦甚都時時鳩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渾  
無用欲問君王乞鏡湖澗水燕談曰張芸叟使遼聞范陽書肆刻子瞻詩謂之  
大蘇集子瞻名重當代至遠人敬服如此香祖筆記曰昔閱高麗史愛其臣金  
富軾之文又兄弟一名軾一名轍疑其當宣和時去元祐未遠何以已竊取眉  
山二公之名讀游宦紀聞云徐兢以宣和六年使高麗密訪其兄弟命名之意  
蓋有所慕文章動蠻貊語不虛云

公帥杭和楊公濟梅花詩有月黑林間逢編袂句其在元祐時已引用柳子厚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上

龍城錄矣後在羅浮有月下縞衣來叩門等句而妄人以爲其書乃王性之僞  
作因公羅浮詩遷就爲趙師雍事其說謬甚公用龍城錄不止此二詩且秦少  
游在元豐時作梅花詩已有月沒參橫畫角哀之句矣又公再和楊公濟梅花  
樽前吹折最繁枝乃用步飛烟事王註引退之詩非不可也予以其有景無情  
終不註透耳

洪容齋以穎州送路都漕詩其人賢而不傳其名爲可惜按路名紉丹陽人見  
陳後山集查註已引載矣予謂似此者何可勝計若南行集之王荊州密州集  
之陳海州倅杭集之沈長官黃州集之何長官惠州集之高長官湖州集之孫  
同年儋州所記之劉同年王太尉諸人均無確考今雖補註若干人而似此不  
可知者皆是使人悶悶也

蔣穎叔帥颍河公次韻穎叔觀燈詩不用防秋更打冰施註引陸贄傳西北邊



歲調湖南江淮兵謂之防秋靈芬館詩話北史斛律光傳文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椎冰後朝政漸紊齊人椎冰懼周兵之逼

呂大臨與叔挽詞首句云言中謀猷行中經曉嵐當頭一扛評云腐甚案與叔之兄大鈞字和叔與張橫渠爲同年悅其學與叔遂爲橫渠門人固守其學閑居必儼然危坐言論如不出諸其口其行一以聖賢爲法及橫渠卒乃東見二程於洛中始卒業焉元祐間以行義薦擢秘書省正字范純甫乞以備勸講未用而終時其兄大防微仲爲丞相而與叔意漠如也公此七字活畫出理學周身體段蓋當日傳濂關洛之學者其形神大率相似故其下云關西人物數清英則又以蔡邕比之彼時理學無典實比以蔡邕亦云至矣公之詩言野鷗則似鷗言蕃馬則似馬言琵琶女子胡琴婢則似女子與婢此言理學則似理學其爲運筆一也曉嵐於彼則善之於此則腐之看失眼矣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三

據所作呂大臨挽詞論可見公本意不欲薄伊川也其門人必欲誣以十惡大逆勢必明於辯狀耳予謂此猶仁宗應兵與有意窮兵黷武者有聞今觀此詩可見公於關洛之學未嘗不深許之與伊川讀公儲祥碑以爲深得論仁妙理者一轍公道自不可掩也予每謂乘轎者是君子擡轎者是小人君子苟不自持輒爲小人擡到鬼窠裏去君子固當自持知君子者當亦稍諒之也此雖戲語足補經史之闕更千萬年其說不可廢矣

定州望都縣民劉醜厮十二歲復父讎手梟二盜來訴於庭公按其事爲作劉醜厮詩傳之此奇童也後當金亂醜厮豈無樹立然其人無所表見予至今疑之

元祐九年三月二十日定州開園詩要識將軍不凡意從來祇吸小人羹是日倒散父老酒食卽勸農也又和孔密州春步西園見寄五歲歲開園成故事年



年行樂不知春知其故則和文與可洋州南園北園二詩皆會通矣

公過廬陵始作秧馬歌乃述武昌所見者也後施用於羅浮唐子西作詩云擬向明時受一塵著鞭嘗恐老農先行藏已問吾能識從此馳名四十年

容齋三筆曰東坡過峽山寺不值主人故其詩云小僧本幽獨乞食況未還雲碓水自舂松門風為關既至惠州殘臘獨出至棲禪寺亦不逢一僧故其詩云

平湖春草合步到棲禪寺堂空不見人老穉掩關睡後在修耳作觀碁詩記游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戶晝寢獨聞碁聲云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歟碁者

戶外屢三不聞人聲時間落子其寂寞冷落之味可以想見句語之妙  
邀齋閒覽曰東坡在嶺南詠梅有兩株玉蕊明朝曦句韻險而語工非大手筆不能到也

公在惠州作江漲詩云春江圍草市夜浪浮竹屋已連漲海白尙帶霍山綠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丙

連雨詩云牀牀避漏幽人屋浦浦移家蟹子船龍卷魚蝦并雨落人隨雞犬上牆眠又香積寺詩云越山少松竹常苦野火厄此峰獨蒼然感荷佛祖力此皆粵中到地詩寫盡寫絕千古不能變其說也

惠州和陶貧士第二詩中入圍綺而前後以夷齊淵明夾之顯見圍綺終不安貧故臨老變其節概此等見解人人上眼便曉無可置議也查註引范温詩眼徒繁其詞經本註刪去久矣近見靈芬館詩話以詩眼為失亦非其說皆魯衛

之政耳

公贈陳守道及辨道歌二詩曉嵐以為有章呪氣者也此皆發明金丹之理後在海南作續養生論其說尤詳查註冗雜而意頗自詡蓋知有續養生論失於

細檢耳朱元晦所定參同契最為精確予欲取以註續養生論蓋未暇耳劉彥沖之學本從禪悟入手而元晦得其傳又參以元觀故其見理獨明



白鶴新居欲成夜過西鄰翟秀才詩云繫悶豈無羅帶水割愁還有劔銘山中  
原北望無歸日鄰火村春自往還此向是謫居本色道其所道詩話每以爲奇  
又以爲險殊不然也其次首云佐卿恐是歸來鶴犬律寧非過去僧他日莫尋  
王粲宅夢中來往本何曾此則用意高遠脫去恒境不復可能想像是皆唐人  
集之所無也

儋州和陶以擬古之稍喜海南州自古無戰場二句爲海外集綱領其意不肯  
說壞海南卽海外集不肯流入怨望之本旨靈均之貶全以怨立言公之貶全  
以樂易爲意予於自序已詳論之知其故則讀海外集頭頭是道詩旨出矣

海南和陶勸農六首專因海南而發其命詞用意無一常語此傑作也當落筆  
時其一片精誠皆貫注於地瘠民貧俗薄習惰之間特寄所以哀之勸之之意  
此但借韻爲詩何暇計及陶語耶乃無識之徒皆以不類陶派譏之若如其說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五

反覺和陶爲多事不若於題上刪去和陶二字之爲得矣

公於湖州劉誼亦云致懇款矣而和陶擬古云朱劉兩狂子隕墜如風花則痛  
詆焉公凡於朋儕中雖交道甚篤而或於民事一有乖謬卽絲毫不能假借此  
其情性天成雖至海南有牢不可破者如此故其生平積爲嫌恨者多也

儋州和陶怨詩示龐鄧云如今破茅屋一多或三遷施註引文選劉公幹詩起  
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未爲不可但以本詩論究竟是錯當引左傳哀八年吳  
子聞之一夕三遷方是公之出處也此類句有如何白話本可不註今註之猶如

是其難況其餘乎李杜集使事無多爲註已不易本集充溢至十餘倍又其筆  
鋒觸著便到不可研尋今雖合衆力爲是書僅十得其五耳若欲事事到地斯

未敢信

儋州和陶擬古詩我師吳季子守節到晚周一見春秋末渺焉不可求四句此



因上文敘宋卿年一百五十九歲親見唐李德裕宋廬多遜丁謂謫岷州而懿尾引吳季子以爲證也施註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吳屈狐庸言於趙文子曰季子守節者也合註史記晚周亦郊所註皆皮毛耳何焯謂延州來季子救陳事見左傳哀公十年此是矣而語焉不詳詩旨終不明也據左傳魯襄公十二年庚子吳子壽卒諸樊欲立季札少子其賢至於可立是年將三十矣今約以札年三十計之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孔子生年四十至二十九年丁巳聘魯觀樂年四十八又至哀公十年丙辰冬楚子期伐陳札救陳退楚其精力強固可七歲而孔子年六十七矣札以百餘齡而猶能將兵救陳退楚其精力強固可知明年丁巳子胥死又三年庚申獲麟又二年壬戌孔子卒又六年戊辰越滅吳夫以札之賢而終春秋世不書其卒是因子胥死而不忍見吳之亡渺焉逸去情顯然矣公謂季札不死其說見延州來季子贊此又引以證宋卿之不死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六

乃自用本集爲典實也然不於左傳核算全盤清帳則此四句所以引證之故意終不達而他詩文寓算法者未易悉數舉此可類推也

方回曰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詩尾句茲游奇絕冠平生或謂無省愆之意殊不知也章惇蔡卞欲殺之而處之怡然當此老境無怨無怒以爲茲游奇絕真了生死輕得喪天人也

和陶郭主簿詩地行卽空飛何必挾日月二句靈芬館詩話引上界足官府句而以諸註爲非是案施註引莊子山木篇查註引黃庭經合註用修煉事本集凡似此逐句註字面者不可具數詩話所引正等如以註爲非是以五十步笑百步也此詩本因記老蘇軾句以鳴鶴子和足之而以李謫仙騎鯨自比李雖入翰林因張垚輩譏閒放廢故下云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此猶自道爲謫仙耳下又云家書三萬卷獨取服食訣乃找足老蘇軾句卽從中生出服食



作出世之縮合此乃自蓋其兩事牽合之跡並不重服食訣三字若當真作求  
仙解便誤下又云地行即空飛何必挾日月乃找足丈夫貴出世功名豈人傑  
二句謂我在泥塗已同謫仙正不必以功名終也若惇京在朝挾其君以縱恣  
此皆功名之士所羞況我不爲功名者乎公至海南其言愈隱但此類詩條條  
直直久讀自見例不加案語今以詩話亦泥看作道家事又以施查爲譏故詳  
論之合註已刪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七



蘇海識餘卷二

王十朋集百家註一書乃合諸註本裏爲一本者也其中後先分合失傳五百餘年世無知者予展閱數過考其次序得失灼然可見蓋趙夔爲百註之始而十朋爲百註之終也夔註自爲篇判原屬單行今以其序內所列註例檢其現存之註十闕四五此由并入他註節次刪除其分類則最先者也趙次公程續李厚宋揆爲四註益以林敏功爲五註此皆編年之詩與夔註初未混一又在夔前也其後并夔註五註益以師尹任居竄爲八註又益以孫倬李堯祖爲十註王十朋序云予舊得公詩八註十註又云自八而十自十而百今以自四而五之具悉通其自八而十之未詳此卽遞加之證如謂夔註五註之外別指十八註卽與現存之註繁簡不合序不應數小而遺大也夔註刊於紹興之初至乾道元年已越三十五載孝宗始云近有趙夔等註此卽夔註并入八註十註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二

仍以夔序弁首之證否則夔註原屬單行卽無等註之目當孝宗論夔註時十朋方罷講幄如所集百家註已出孝宗當云十朋等註必不及夔此又百家註未出之證也先是隆興元年正月史浩爲相十朋劾史浩舉張浚四月浚被命入見議出師五月浩罷浚亦大潰八月浚復都督江淮軍馬十二月浚再相兼樞密使仍視師二年四月浚罷判福州十朋上言陛下爲二帝復讎固不以一劔爲羣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旣待罪臣其可尙居風憲之職改吏部侍郎力辭出知饒州明年卽乾道元年也十朋在朝力持國是其公詩各註蓋未暇首覽也故序有舊得公詩八註十註之語自此歷典饒夔湖泉四郡始有百註之作七年以太子詹事召還力求致仕遂卒其成書在此數年中確無疑矣今必以乾道初有趙夔等註爲據則前爲夔註四註五註八註十註後四十年十朋集爲百註其中分合自見十朋仍載夔序故夔註不盡傳而序猶存也今百家



註惟趙夔趙次公程續李厚宋揆林敏功註充牣其中次則師尹任居實孫倬李義祖註差備此卽十註也餘惟王十朋註三十八條陳師道張拭呂祖謙註各二十餘條皆可指數此外則十餘條至二三條而止不可與十註班論故曰次序猶可見也其中門牆一類西江一類閩學一類永嘉一類南渡登朝一類及隱逸未詳諸人劉繁剔冗所存幾及百家是皆十朋滙萃諸本所成趙夔序原分五十類而書已不傳十朋百家註分七十八類其所列姓氏錄獨於呂祖謙名下載有分詩門類四字以是知百家註因呂本分類以成之也餘如三十類之肆本二十九類之朱本又由百家註節次舛改漸以脫闕至於姓註名註字註多不可辨而邵註妄稱呂省王因則失之遠矣予於凡例已及百家註分合而語不能盡特詳載於此

本集唐子西註已竊不可知矣其所譏庚谿詩話多有可採然其書不皆出於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二

二

子西乃其子文若附益之者如記惠州白水山詩此真出子西手者若載孝宗云趙夔等註一條卽文若筆也文若字立夫舉進士教授潼川南渡薦赴行在紹興中直學士院遷中書舍人孝宗立除敷文閣待制歷典漢鼎江諸郡丐祠爲文豪雋有家法

陳無已詩話往往荒謬予屢糾之矣此皆查註不顧皂白任意般載之失如爲泯去後必有收舊註者又復闌入是以駁正後閱洪邁容齋題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並謂后山叢談詩話舛錯非無已作陸務觀曰叢談或恐無已少作聞見未周故多與本人時地史傳不合若詩話決非無已所爲今細檢王本載無已註二十四條鮮不方正簡當是查註多引謬說不獨疵累本集卽無已亦冤也

熙寧中有宣州汪輔之者以職方郎中爲廣南轉運使時蔡持正確爲御史知



雜撫其謝上表清時有味白首無能二句言涉譏訕坐降知虔州卒未幾沈存中使浙西求公詩一首謫釋以進謂辭皆訕懟元豐二年李定舒亶何正臣等遂興臺獄其後元祐羣小皆以此術誣公競傳衣鉢元符崇觀之間其風益熾流入南渡韓史輩概以此術排善類賊檜一言不合輒致士大夫死非命至不可計皆風御史所爲也朱元晦亦受此害當憂患時其見公手翰無不歎賞實重論議一變者多緣自蹈世患而後知公之所以爲難蓋托公自傷而已蔡持正旣開此端首以詩譴死嶺外劉摯首攻程伊川又風御史誣公尤力亦貶死持正死之室中

揮塵錄云呂吉父守延安過闕乞與樞密院同奏事上親批云弼臣議政自請造前輕躁矯誣深駭朕聽免朝辭疾速之任已而落職知單州其後吉父貶建州安置東坡先生行制辭云輕躁矯誣德音猶在謂此也予案元祐羣小僉謂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二

三

此辭實詆先帝公卒以此爲謫惠僮首一大款而實則推本神宗遺意未嘗詆之也本案載行呂惠卿貶建寧軍安置責辭不暇分析此事因錄王明清語記之

范堯夫謫永州教授李祖道遺堯夫詩有江邊閒艤濟川舟句而岐陽簿李良輔上其事祖道削籍流九江良輔遷秩浸至郡守堯夫兩人相一生寬厚仁恕并不爲攻排矯激之言何至閒艤濟川舟五字皆不可擬苟以是例公詩文則全部皆訕謗矣此由元祐羣小朱光庭王巖叟傅堯俞賈易構成黨禍至元符而流毒日甚士大夫失職如此其能國乎

哲宗用劉婕妤章惇邢恕郝陰謀以左道廢孟后婕妤進賢妃遂立爲后立三月而哲宗崩后退居崇恩宮此載於史者也王明清云元符末掖廷謫言有崇崇恩敬事茅山道士劉混康出入禁中寵遇無比建置道宮甲於宇內祐陵



登極皇嗣未廣混康言京城東北隅形勢少高當有多男之祥始命爲數仞岡  
阜已而後宮占能不絕於是崇信道教佞倖逢迎遂竭國力而經營之是爲良  
嶽此由哲宗一念之差矯誣左道謀立劉后而左道卽自后起流毒天下卒至  
敗亡可謂天道不遠矣哲宗子不育祐陵三十一子而帝姬亦稱是又何苦爲  
女直增戶口耶

紹興戊辰太常少卿方庭碩使金展陵寢諸陵皆遭發哲宗至暴骨庭碩解衣  
裹之惟昭陵如故庭碩歸奏上涕下沾襟悲動左右時相大怒劾庭碩奉使無  
狀竄嶠南瘴死自是出疆者不敢言陵寢此載於韓澆澗泉日記者時岳飛死  
七年矣飛嘗檄有司脩葺陵寢未歲事而金牌疊至所謂金牌者金漆裹之由  
御前發下日行四百里此豈賊檜所有乎詔曰講和之策斷自朕志檜但能贊  
朕而已此卽殺飛斷自朕志確證飛累請獨當淮南路而康王不許蓋恐遽復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四

京東無以泥其下河北耳此乃必欲死之之本意論者以爲檜殺飛其說妄矣  
使當日爺爺尙在金人不敢發陵正以爺爺死而所存皆兒臣奴隸故王偁所  
載金人無禮於我者於是再見其和議赦文曰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宋  
自告其臣民如此則所謂國書者殆不可以示人而徒自作踐又豈能保其死  
王之壘哉當公在元祐間累言北事以異時桀黠爲可慮及帥河北兵政廢弛  
欲葺藩籬以備澶淵之警哲宗皆不聽至於宰執惡之羣小攻之屢見於劾狀  
試問終北宋之世尙有深謀遠慮及此者乎公自熙寧迄元祐凡論治道必推  
本仁宗之德而見於章疏布於政令者至不可殫述今乃知雖以狼虎之金亦  
不敢以發邱中郎將施之永昭也其論治道之效信而有徵可爲商鑑蓋如此  
云

晦菴跋黃魯直草書云紹聖史禍諸公置對之辭今皆不見文集獨嘗於蘇魏



公家得陸左丞畫一數條皆詆元祐語也其間記黃太史欲書王荊公勿令上知之帖而已力沮止之黃公爭辨甚苦至曰審如公意則此爲佞史矣是時陸爲官長以是其事竟不得書而黃公猶不免於後咎然而後此又數十年乃復賴彼之言而事之本末因得盡傳於世是亦有天意矣惜乎秉史筆者不能表而出之以信來世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雲谷老人朱熹記予案王安石無使上知之帖乃子由劾呂惠卿狀一大款其文云安石之於惠卿有羽翼之恩父師之義膠固爲一以欺朝廷及其權位既均勢力相軋反眼相噬化爲讎敵惠卿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先帝由是不悅安石夫惠卿與安石出肺肝託妻子故雖欺君之言見於尺牘不復疑問惠卿方其無事已一一收錄以備緩急之用一旦爭利遂相抉擿不遺餘力此大寃之所不爲而惠卿爲之公行呂惠卿貶建寧軍安置責詞云始與知己共爲欺君喜則摩足以相歡怒則反目以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二

五

相噬連起大獄發其私書責詞既出天下稱快由是惇下輩痛恨其事蓋朝廷既可臺諫之奏節錄所言罪款事由降下西掖命詞謂之詞頭詞頭所有法不得減落而公所行責詞卽子由劾狀以是羣小怨入骨髓在元祐間已屢攻之其後連貶惠儋自坐此款故莫誌云公坐爲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卽此也但劾狀責詞兩集具存王偁東都事略呂惠卿傳盡載諫官蘇轍章疏淳熙中知制誥洪邁上其書偁得值秘閣越十餘年而元晦始爲此跋時王明清輩並見此書已於揮塵錄引載非世無傳本者何元晦獨未之見且於本朝掌故黨禍大局至於垂老無聞而甚至推以天道譴歎欲絕其於史學濶疏若此宜其所爲綱目錯謬者多也攬魯直年譜者又以其語出自元晦遂居爲奇貨而謂元晦云賴魯直一爭得大白於後世暨取相沿爲之絕倒陸佃有此醜惡而以務觀聞見之博不知買而燒之又爲絕倒



蘇門黃庭堅魯直秦觀少游張耒文潛晁補之无咎爲前四學士廖正一明略  
李格非文叔李禧膺仲董榮武子爲後四學士惟福榮不列黨籍

韓滄云祖宗時發州貢羅一萬匹靖康間五萬八千九十六匹知婺州蘇遲乞  
減數葉少蘊爲左丞因奏陳之令存二萬匹餘悉蠲除此事少蘊自有記而揮  
塵錄亦載之少蘊以建炎三年二月己巳爲尚書左丞此遲爲婺守乞減數時  
也以元豐七年公至高安寄遲詩憶昔爾翁如汝長計之遲已十六七歲至是  
年六十二三矣兩府六子壽康而入南渡又見於政事者獨遲而已

晁悅之字以道公同年美叔子无咎所稱四弟者也慕司馬迂叟爲人自號景  
迂生元豐五年進士公以著述科薦之又爲作考牧圖詩及南遷以道迎於泗  
上公歌古陽關爲別无符中以上書入黨籍晁氏世居都下至是不許入國門  
嘗於鄭洛道中遇降羌作詩云沙場尺箠致羌渾玉墜俱承雨露恩自笑百年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卷餘二

六

家鳳闕一生賜斷國西門崇寧初又以應詔言事編部黨者二十四載宣和末  
以朝請大夫致仕靖康元年起入西掖典制命兼太子詹事獨以上輩舊學通  
之建炎初政以侍讀終官至徽猷閣待制經史律歷無不精考文章雅正有經  
解著述行世

方蒙字達源桐廬人陳述古婿也從公及黃魯直游元祐中爲侍御史上書汴  
隄修築堅全且無車牛漚源故途人樂行於其上然汴流迅急墜者不救頃年  
並流築墻爲之限隔比來短墻多隳斫路益狹軍巡院禁囚有馳馬逼墜河者  
欲望降指揮京城沿汴南北兩岸下至泗州應係人馬所行汴岸令河清兵士  
並流修墻以防行人足跌乘馬驚逸之患委都水監及提舉河岸官司常切檢  
察使天下皆知朝廷重惜民命聖時之仁術也疏入報可遂不復淪溺矣蒙三  
子元修字時敏元若字允迪元稹字道縱並有才名允迪嘗爲少蓬時敏之子



卽務德也人以爲陰德所致事載揮塵錄

李彭字商老公擇從孫德叟之子也公北歸商老往見之求父墓蓋且以函致公報云軾啓昨日辱訪且惠書教適病未能讀晨起乃得詳覽閱味再三悲喜兼僕知德叟有子不亡也未能往謝但寫得墓蓋大小兩本擇而用之可也病倦裁謝草草後黃魯直見之跋其後云東坡晚年書與李北海不同師而同妙漢庭皆不能出其右泰山其頽吾將安仰實同此歎公又有與德叟先輩二帖在朱元晦家元晦以爲筆勢飛動而觀者尙或疑之蓋李德叟不見於集而疑其僞也商老爲百註之一書此以補集所不備

鮑申字欽正處州龍泉人也舉進士少從安石學復從公游故其文汪洋闊肆而詩尤高妙祐陵召對除工部員外郎賣監泗州轉般倉歷河東福建路常平廣西淮南轉運判官復召爲郎以言者罷起知明州徙海州奉祠卒嘗註杜詩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二

七

有文集五十卷

徐大正字得之乃大受君猷弟也從公於黃復相遇於常潤同游淮泗二徐與詹範器之親厚故公謫惠州而器之禮遇甚殷君猷雖早逝而得之書問不絕也得之舉進士有西園鼓吹二卷陳振孫謂得之字思叔者誤

范温字元實乃冲元長弟也公在儋而其父淳甫徙化州死焉及北渡欲一見冲温而不可得温爲少游婿有潛溪詩眼一卷東都事略淳甫傳子冲温諱刊仲温本案引范冲傳以正之而初不知少游婿名温後始悟冲温之譌復爲更正而載於此

蘇元老字在廷公從孫也公誨以作文法云姪孫爲學想不免趨時然亦須多讀史務令文字華實相副期於適用乃佳勿令得一第後所學便爲棄物也舉進士官至太常少卿有九峰集



何去非字正通蘧之父也舉進士裕陵以其答策知兵改授右班殿直遷博士元祐中公乞換文資出爲徐州教授公復言比於博士則爲左遷請除館職除司農寺丞通判廬州有備論四卷本案前引姚士麟更請補館職不報者誤今據陳振孫語更正

德洪字覺範高安喻氏子也旣爲僧從黃魯直陳瑩中游與黨人皆厚善誦習其文而於公集尤篤好稱述弗已至於得罪不悔有石門題跋二卷

沈遼字叡達錢唐人邁之弟也爲文自成一家趣操高爽有物外意不喜進取吳充薦監內藏庫熙寧中遷審官西院主簿初受知安石至是更張法令論多寢拂以是罷去復奪官流永州聞連江湖者累年益偃蹇傲世元豐初赦徙池州至九華秋浦間說其林泉喜曰使我自擇不過如此乃築室其中名曰雲巢而公已遷黃求爲之記公屢却之六年爲報書云辱書伏承退居安隱甚慰所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二

八

望某今年一春卧病近又得時疾浮念灰滅無餘頽然閉戶非復相見時矣明年內遷臨汝復與書云公所須拙文記雲巢某自得罪不復作詩文公所知也雖知無所寄意然好事者不肯見置開口得罪不如此已不惟自守如此亦願公已之勿復措意爲佳也逾年遼竟卒於雲巢或言遼與公唱酬往來而本集不載惟雲巢集有之遼游蹟外亦不詳何時元符末公再至曹溪始追和遼所題南華寺詩有莞爾無心雲胡爲出岫來句而遼之高跡著矣

公謂死人何必瘴地京師國醫手內鬼尤多而瓊儋老者多至百歲何其從容而自若也劉恂錄其說於明本釋以爲名言若田承君謂鄒志完隱默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豈嶺海之外獨能死人此則憤激而出聲色俱厲而志完至流涕予謂志完惟有此一涕故承君所以憤激也其後志完再登言職便爲立仗馬已於此一涕覘之矣公海外復遭斥逐無地可居至偃息枕椰林中則



曰向有此身聽其流轉無不可者其超然自得而了無愠色如此尤人之所難也  
黃魯直云東坡先生之棄海濱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王彥周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自此豈流俗人炙手求熱救溺取名者耶蓋見其內而忘其外得其精而忘其麤者也彥周敦厚好學行其所聞求其所願得意於寂寞之鄉邀樂於無臭味之處他日吾將友而不可得者

本集書劉道純詩云淙沓絕壁散靈烟翠洞深巖際松風清飄飄塵襟觀羅玩猿鳥解組傲園林茶果邀真侶觴酌洽同心曠歲懷茲賞行春始重尋聊將橫吹笛一寫山水音元豐七年五月十九日汝州團練副使蘇軾和仲予案高安劉格道純乃劉恕道原弟也自其父後已移家九江格嘗謁公於徐公邊臨汝至九江格從游廬山簡寂觀五月十九日公自高安還至九江爲格書此詩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一

九

時參寥寓慧日院以待公公於雨中記大覺禪師事以遺之此詩乃同日書也  
本集譌劉格爲葛格先經載入總案今皆更正并錄此詩存之

蜀人明九萬錄東坡下御史獄公案附以初舉發章疏及謫官後來表章書啓詩詞等通計十三卷名烏臺詩話今王施註中引烏臺詩話烏臺詩案不同蓋二書也

張芸叟畫墁集一百卷直齋解題於小說類載畫墁集一卷又於別集類載畫墁集一百卷與今傳本卷數不符其文義多有舛謬其書在宋時已不足信矣  
元豐間芸叟謫郴州嘗從公於黃岡遊武昌西山元祐元年在翰林考試館職拔取入館蓋先友而後門人也芸叟於謝啓外又作詩以呈公有晚陪策試玉堂深句其後芸叟由御史出倅虢州公次其畱別韻云玉堂給札氣如雲初起湘纍復佩銀樊口淒涼已陳迹班心突兀見長身正指其事據此則芸叟不



應有房州修城碑陰記之作其爲妄也信矣

任遵聖師中兄弟皆以縣令起家而師中尤早達公年十四時師中已入仕矣故公答師中詩云先君昔未仕杜門皇祐初矯矯任夫子罷官還舊閭我時年尚幼作賦慕相如侍立看君談精悍實起予又十年公過戎州與遵聖相約別於南井時遵聖爲平泉令

公作六一居士文集敘云歐陽子沒士始爲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賴天子明聖詔修取士法風勵學者專治孔氏黜異端然後風俗一變公之發明大道可謂至矣此敘作於元祐六年六月十五日在翰林學士承旨任內而本集不載年月餘已詳凡例中

陶宗儀古刻叢鈔載張公洞壁記云東坡居士自黃適汝臈舟亭下半年矣江山之樂傾想平生元豐七年七月十四日蘇子瞻題予案公以是年六月九日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論餘二

十

至湖口二十三日過蕪湖七月至當塗十六日題金陵天慶觀壁八月十四日自金陵赴儀真九月在儀真作王介甫書是月杪始抵宜興十月二日宜興舟中作楚頌帖書陶淵明詩六日書和文與可洋州園池詩十九日至廣陵上乞常州居住表以上月日皆確實可考者陶宗儀所載石刻似係僞本否則當改七月爲九月則臈舟半月與至廣陵前後蹤跡皆合如或木石輾轉傳刻有論非見原刻不可辨也

陳標負暄野錄載東坡題蓮經前注云經七卷如筋麤故其語云卷具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力俱廢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鬩觸棘刺之端可以刻獮猴也

叔黨和呂居仁宿盤溪詩有歸來詩滿囊天勝富潤屋句而不及註蘇事蓋其時居仁年尚少也



小斜川詩引淵明詩辛丑歲正月五日與二三鄰曲同游斜川各賦詩淵明詩云開歲倏五十今歲適在辛丑而予年亦五十蓋淵明與予同生於壬子歲也趙味辛謂淵明詩本是五日叔黨偶讀誤本耳說見癩真子蓋淵明生於乙丑其年五十乃甲寅也陸放翁謂淵明叔黨同生壬子亦誤

叔黨送仲豫兄赴官武昌敘云武昌與黃岡對壘特限一大江耳頃侍先君杖履往來於樊口甚數今三十年江山宛然而吾曹齒髮如此得不爲之太息乎予於凡例引杜陵詩主上頃見徵騎驢三十載以明趙堯卿序頃今之文非偽此又以三十年分別頃今之證也

李方叔卒叔黨作挽詞云廣文流落坐才名世爲長沙惜賈生明主愛才非忍棄大鈞播物豈能爭空嗟抱藝頻三黜不待驚人試一鳴賴有遺編照千古賢於萬戶寫銘旌豪氣崢嶸老不除求田未分賦歸歟功名日暮空彈缺鬢髮霜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二

十一

彫爲著書想像柴門延履寫淒涼澗水但邱墟從今忍過西州路莫樹悲風擁素車

叔黨伏波將軍廟碑云光武定天下功臣莫不有封而伏波獨以讒奪至永平圖形靈臺而伏波乃以椒房之故不與此皆馬伏波事也又云僕侍親南遷五嶺將涉大海過將軍祠下此卽徐聞伏波將軍廟也其後公北渡重過廟下碑而銘之則以路伏波並載與叔黨所見不同

叔黨書先公字後云公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平原故時有二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學徐浩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隱顯不足以議其榮辱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此書爲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爲誇而逐利之夫臨摹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矣此皆書之不幸也無知者役於名以僞爲真不足責至搢紳家亦爲世所欺而又有妄庸者自謂能是正其非



偏强大言反以真爲僞其無知則一也而使此書或至與玉石俱焚是重不幸也且非獨書也斯文亦然公昔爲經藏記或以爲非公作而知之者以爲神奇在惠州作梅花詩有以爲非至有以爲笑此皆士大夫間以文鳴者使人信其謬妄如此可爲流俗痛哭

叔黨跋李防禦遺文云防禦公以儒者尉南海設方畧破劇賊進秩至蒼梧太守知名南服受代還漳江過羅浮爲先君子畱十日飲酒論道商畧古今自恨相見之晚過方侍行且見其事李名安正

曲洧舊聞云東坡因子過讀南史卧而聽之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禁中里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爲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視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此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二

五

聞見後錄云蘇叔黨爲葉少蘊言東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二篇而先生病予以志林未成立案觀此說又益信矣

邵博官雅州得雷太簡官雅州時薦老蘇三書彙蓋上韓忠獻張文定歐陽文忠三人者也博考兩公集皆不及太簡事以書視公之孫仲虎亦莫知其由三書具載聞見後錄予以爲確因論定之載入總案後閱陳振孫書錄解題已於老蘇嘉祐集下詳載太簡薦之之事亦見本案棄取之得當矣

邵博之流於文中稱老蘇皆加先生二字而朱元晦亦然蓋疑不便直稱老蘇故又云先生也殊不知老蘇乃當日名盛之稱雖樂城集直書不諱諸公蓋未之察耳

韓絳傳由右正言遷知制誥不載官中書舍人事及知舉公出其門本集載有謝韓舍人啓予謂公詩自註有知制誥綴舍人班一條以此例之知制誥卽舍



人也因此書列入韓絳名下立案後閱聞見後錄云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制書康定間富韓公爲知制誥封還詞頭知制誥今中書舍人也中書舍人繳詞頭自富公始其說與予案文合又揮塵錄亦云知制誥卽中書舍人可以互證

紹興中制置使悉擁厚資稱豪富韓世忠張俊輩多結納秦檜以自立皆檜之食邑戶也張浚承制便宜除官至節度使羅學士權出入左右故其豪富十倍世忠等視爵祿財帛如土直既用以餽檜又父子倡名道學專濫施予文其心學一時利祿之徒盈朝塞野競出門下率自詭爲君子而若與檜爲異實則檜之徒也思陵以郊祀匹帛闕五百萬支散面有憂色檜曰臣當爲陛下任此事但乞禁中賜臣酒耳是日張韓赴丞相府議事自朝至午未得謁入但見中使至宣賜御酒心愈惶惑又移時檜延之入曰御前賜酒同飲一杯二將奉厄戰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二

三

慄不敢飲檜自飲一勺徐曰主上要與二將各假一十萬緡以奉郊祀耳於是二將色定如數納上檜取諸此曹如探囊取物其諸將之豪富從可知矣岳飛不名一錢獨無以餌檜又目檜爲操賊檜大怒淮西之變浚不納飛語使呂祉督王德鄴瓊軍瓊殺祉率所部七萬叛歸劉豫浚固已媿飛矣旣而浚與思陵約曰臣請先發江淮俟陛下整率六師北渡飛聞之曰相公得無睡語乎浚亦以爲恨和議成召諸將還檜曰主上厭兵矣諸君何日速了張韓皆飾語以對飛後至而語峻答曰方今之世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欲了便了耳史家舉飛十字爲名言皆改作空腔不切情事飛乃直揚將相貪黷其速禍又甚於抗和也宋自汴梁不守江都再奔懦主庸臣鮮不望和怯戰談恢復者徒有其名服介冑者罔知所效獨飛奮起列枝手拓半壁使授登壇之拜何難終灌韓張蕩平朔漠惜也浚壓之於前檜讎之於後內外交據而長城自壞耳浚初附黃



潛善汪伯彥言李綱有無君之心憂不在金人而在綱又言胡瑄詭託李綱陰中善類陳東之疏理實筆削於是東誅綱逐兩河悉陷其後金人縱秦檜還廷臣皆疑之獨程伊川門人游酢以檜比荀文若倡論堪大用胡安國信之力薦檜檜爲相引安國以自重浚於是亦附檜旣而呂頤浩再相爲檜所排浩自江上還發其陰私詔列檜姦狀於朝示不復用檜坐廢五年趙鼎庇浚而忌檜嘗言此人得志吾無所措足浚極不謂然卒薦檜檜復召遂陷鼎而致之死檜凡兩人相皆道學諸公所爲也及浚屢敗辛炳言浚被命宣撫輕失五路坐困西川用劉子羽輩小人而無辜殺曲端趙哲以至設秘閣以崇儒儼上方以鑄印及旣敗之後被召不肯出蜀等罪周秘言浚輕而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誠不足以使衆若喜而怒若怒而喜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予而陰奪奪而陰予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志無事則張威恃勢上下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二

十四

睽隔之情有急則甘言美詞將士有輕侮之意其平日視民如草菅用財如糞土竭民膏血用之軍中陛下尙欲觀其後效臣謂浚之才止如是而已於是王縉趙令裕陳公輔爲挾解而趙鼎猶在位力持之以浚分司西京且爲出言官於外浚自廢罷坐擁厚賞招徠門人後學日以道德相炫傾動朝寧而置檜於不問檜由是亦憾浚蓋小人之朋凶終隙末未有不因錢積爲嫌怨者也浚本傳無一實語且謂浚以檜闇言於上曲爲粉飾湯鵬舉劾浚云不自慙恥好爲大言作浚傳者亦同此矣何氏備史云隆興初年大政事莫如張浚符離之敗而實錄時政記並無一字及之公論安在澗上閒談云近世修史以實錄時政記參入傳記野史及本家銘誌行狀此皆子孫門人爲之掩惡溢美張浚列傳略不審其是非豈得登之信史傳之萬世周公謹又謂國史凡幾修是非凡幾易而吾家乘不可刪然則當宋之時其不然者亦已多矣予案浚墓碑乃宋元



晦手撰元晦云張魏公事止據其家狀詮次殊不協人言深有未當此蓋元晦  
至晚年而南軒亦逝故深悔之然元晦名譽藉以有立此論所不恤也先是淺  
逐李綱綱累貶至萬州及自海外還刻本集伏波將軍廟碑於雷州予於案中  
已附論綱飛檜淺之事而與史不符特集宋諸家說都爲一通情事畢達其淺  
誣殺曲端事以非案文之所及故不備云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二

五



蘇海識餘卷三

李心傳道命錄伊川先生以門下侍郎司馬光尙書左丞呂公著鎮江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兼西京畱守司韓絳薦除汝州團練推官充西京國子監教授元祐元年二月至京師監察御史王巖叟言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願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左正言朱光庭言程頤乃天民先覺聖世真儒揆其賢陳搏种放未必能過若其道則搏放有不及知者又言程頤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作樂之具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侍經席豈不盛哉有旨授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言既蒙召命禮合見君祖宗時布衣被召故事具在三月二十四日爲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御史中丞劉摯言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程頤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授於上故不聞爾望依其所乞授以初命之官後日進用未晚不報先生亦再辭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三

一

而後受在經筵容貌極莊多所規諫既以天下自任議論褒貶無所顧忌由是同朝之士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而先生始不安矣又聞見後錄載劉摯原疏云紛紛之論致疑於程頤者直以謂自古以來先生處士皆盜虛名無益於用若頤者特以迂濶之學邀君索價而已天下節義之士樂道不出如頤等輩蓋亦不少彼無所授於上故不聞爾望審真僞重名器云予案薦舉布衣故事具存是頤之自欲爲种放而亟欲得臺諫侍從矣不可不察也聖人自有中道過之則偏天下自有常理背之則亂伏望審真僞重名器云予案薦舉布衣只須該管有司韓絳言之光行其言而已足何必中外宰執紛紛交薦取震駭於時乎若王巖叟朱光庭繼以屢薦尤有欲速不達之失此當俟伊川資深言驗使人主信之臣僚敬之而後重薦未晚又何必躁進至此極也且孔子十五志學而哲宗年僅十齡卽孔子教之亦不能使之遽入於聖賢之域豈翰林讀



學士韓維等必不可輔導幼主而必俟此說書耶然則光等本意乃急在伊川之進而並不急在哲宗之聖又甚明也後之論者多以伊川不進用爲譏試問論者當與伊川何官曷不指出明斷若尊賢取友必推至堯之舉舜此惟孟子言之然自舜至晚周歷一千八百年而舜事不再見是其說在三代已無有矣伊川宋人既已應詔當以宋論宋制進士及第只授九品小官無非主簿而已縣令丞皆從八品惟赤縣令列正八品然未易到也伊川以布衣薦而驟改清職得從八品已屬過分凡科第必歷外任成資改除京僚又須大臣保薦考試入等始授清職如不入等罷歸故官孔文仲云一見而除朝籍卒爲文仲劾罷可見除朝籍違制也左正言右正言監察御史皆從七品左司諫右司諫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皆正七品其七品之郎官直閣等官既非其所當由將非言職不可超登此必然之勢也劉摯天性苛薄持進退人士之柄而三臺又皆御史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三

二

中丞所統摯不欲伊川夾入彼類故先發以制之與後之林栗守兵部不許朱元晦爲屬嫌忌一轍此豈摯必欲擊之哉皆光庭嚴粦等不循法度保薦無狀是以盈滿爲災自惹口面反爲伊川之累耳然摯云紛紛之論致疑程頤則攻之者已衆何心傳無一字及之耶公以三月初間自記注遷西掖至二十四日伊川除說書公去講筵已久無由知伊川事也彈伊川於始進者朔黨領袖劉摯也久以文章名世者公也公之嘲笑歌則不哭與伊川成隙乃是年九月司馬光身故之事而四五月間有與朱光庭唱和諸詩爲據是其時無嫌隙也李心傳刪改劉摯原疏而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讎爲言特抹去朔黨攻洛作影射朔黨之用其居心可惡已極卽伊川在經筵亦無褒貶文章名世者之事自取讎疾此心傳并誣伊川也是不可以不辨

朔黨劉摯旣首攻伊川矣如邢恕朱光庭賈易叢並出洛學聽其爲黨則亦已



矣何必盡亂之卒奪其志擊但知空其羣以實彼黨而顧盼自雄亦險矣哉逮  
擊貶死凡爲洛學者猶畏朔黨如虎若揚龜山游定夫朱元晦李心傳輩惟知  
不足蘇氏而於朔黨二劉皆忍辱舍垢不敢喘息亦見其餘威震殊俗矣後有  
劉恂字子卿者擊之孫也嘗知盱眙軍作明本釋一書其中多有發明伊川之  
學此與章惇林希子孫出公手帖夸示座客而易鑑以資生者何以異耶擊之  
慚恚於地下與惇希正相等矣

元祐黨籍程伊川在餘官一百十九人李心傳恥其名次之卑下也妄云先生  
於餘官爲第二十三人因竄改黨籍碑以實已說而載於道命錄彼以爲天下  
州軍黨籍皆毀無可質證故妄改也此碑予見有二其一慶元戊午廣西鈐轄  
梁律重刻於龍隱巖律乃宰執第九人梁燾之曾孫也其一嘉定辛未知融州  
軍事沈暉以蔡京原本重摹於真仙巖暉乃餘官第六十三人沈干之曾孫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三

三

予既於宋史本傳抉發心傳竄改孔文仲劾狀之誣茲復糾其竄改劉摯原疏  
之妄若黨籍紛見石刻者彼尙任意改作毫無顧忌可見道命錄全書率在處  
參雜僞說尙不止詭託劉孔二疏矣今將心傳竄改黨籍檢對原碑逐一登載  
以明其妄庶警取者得稍息云 道命錄元祐黨籍碑餘官一百七十七人秦

觀黃庭堅晁補之張耒吳安詩歐陽棐劉唐老王鞏呂希哲杜純張保元孔平

仲以上餘官自一人至十二人與元祐黨籍石刻並同湯馘司馬康宋保國黃隱畢仲游常安民汪衍余

爽鄭俠常立程頤唐義問余卞李格非陳瓘任伯雨張庭堅馬涓孫諤陳郭朱

光裔蘇嘉襲夫王回呂希績吳儵歐陽中立尹材葉伸李茂直吳處厚李積中

商倚陳祐虞防李祉李深李之儀范正平曹蓋楊琳蘇昞葛茂宗劉謂柴袞洪

羽趙天祐李新以上餘官自十三人至六十六人乃元祐黨籍石刻餘衡鈞克公

適洪伯樂周誼孫琮范采中鄧耆甫王察趙响封覺民胡端修李傑李賁趙令



時郭執中石芳金極高公應安信之張集黃策吳安遜周永徽高漸張鳳鮮于

綽元祐黨籍石刻張鳳在鮮于綽之下道命錄於竄改之中又復錯誤呂諒卿王貫朱紘吳朋梁安國王古蘇迴

檀固何大受王箴鹿敏求江公望會紆高士育鄧忠臣种師極韓治都貺秦希

甫錢景祥周緯何大正呂彥祖梁寬沈千曹興宗羅鼎臣劉勃王拯黃安期陳

師錫于肇黃遷莫俠許堯輔楊拙胡良梅君俞寇宗顏張居李脩逢純熙高遵

恪黃才曹盟侯顯道周遵道林膚萬輝宋壽岳王公彥王交張溥許安修劉吉

甫胡潛董祥楊懷寶倪直孺蔣津王守鄧元中梁俊民王陽張裕陸表民葉世

英謝潛陳唐劉經國以上餘官自六十一人至一百五十六人乃元祐黨籍扈

充張恕陳并洪芻周諤蕭利趙鉞滕文江洵方造許端卿李昭玘向紉陳察鍾

正甫高茂華楊彥璋廖正一李夷行彭醇梁士能以上餘官自一百五十七人

籍石刻並同又載文臣曾任宰臣執政官二十七人曾任待制以上官四十九人武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論餘三四

臣二十五人內臣二十八人爲臣不忠曾任宰臣二人其先後名次與石刻並

同惟內臣二十八人之末別增王化臣一人亦屬梁刼所有餘官之莫俠作莫

俠武臣之李永作李冰內臣之張彥臣作裴彥臣與沈刼異然字形雖譌次第

不紊可見餘官一百七十七人乃專因伊川特意竄改其情顯然可爲僞道命

錄定評也沈刼摹蔡京親筆載總案中

元豐八年十二月公召還與司馬光論僱役不合後自元祐元年正月至六月

止正公在政事堂詳定局爭議役法之時而孫永傅堯俞劉安世蔡京之徒皆

堅持之卒不可下范純仁止之不聽亦不復置詞公可謂孤立無助矣獨伊川

言於光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光雖不納而伊川之施用可見其在經筵

未嘗議論文章名世至於無所顧忌自取讎疾卽此可據而光之不能善用伊

川尤灼然可見矣



紹聖元年公謫嶺南繫於國是四年伊川謫涪乃哲宗惡其經筵之偃不繫於國是也馮琦洛蜀黨論云洛蜀交攻遂分二黨詎諱盈朝猶之室鬪惇京斥爲一黨而並擊之當亦自悔其樊籬不固所論謬甚此與邵伯溫諸賢不悟分黨相毀章惇盡竄嶺海之說正等予已於總案駁正矣道命錄云伊川先生紹聖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時李清臣知河南府事卽日差人迫遣上道門人謝良佐告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又云同知樞密院事林希意必救先生因以傾怨語人曰便斬爾萬段恕亦不救聞者笑之子案是時曾布在樞府章惇疑其間已因使希爲貳以伺察之布覺其謀遂日誘希希怨惇因以及恕怨劾希惇并罷恕此由布不救希惇不容恕故也若程公孫邢恕事既有不責不疑之詞則伊川自了矣洛黨自構夙疾無從測其受病之由但洛黨既有此說則涪州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三

五

之謫更不得與謫嶺南並論且公以四年閏二月謫僭至十一月伊川謫涪公在僭已久焉有並擊情事馮琦洛蜀黨論誣作交攻之詞益見其妄黨攻蜀本援蜀以取重論者又損蜀益洛詭託掩蓋其積習也茲則洛皆希聖不必藉蜀以自高豈可仍以國是並謫爲詞而久假弗歸視若固有使督者沿說至今滋生雀鼠持平之以彰公鑑云

或問洛蜀黨始終分合答曰蜀本無黨乃黨人目之爲黨耳公屢遭下惡大逆之誣以伊川之姦入於辨狀一時憤激固屬失言然姦無惡逆可坐使朝廷信爲惡逆卽服上刑信爲姦姦無實跡僅止罷黜不得謂姦之一字與惡逆正相當也門人黃魯直秦少游張文潛李昭玘輩於洛黨絕口不道其爲人也貶則貶死則死咬釘嚼鐵各行其志不爲稍屈此雖無意爲黨而不媿吾黨矣若洛黨者乃有意立教志在必行者也故當伊川之時從之者已多叛之者亦衆若



與蜀爲難乃黨中之一事耳卽無蜀黨彼亦固結不解也其後蔓延至南渡趙鼎秦檜張浚呂祉趙汝愚韓侂胄史彌遠京鏗雷正賈似道皆假其徒作進取計而汪勃何若曹筠鄭仲熊張震陳賈鄭丙何澹劉德秀胡紘沈繼祖楊寅趙衰劉三傑姚愈程松陳謙林采施康年攻之尤力其最甚者則陳公輔余嘉之徒也於是趙汝愚雷正王藺周必大朱熹徐誼彭龜年陳傅夏薛叔似章穎鄭湜樓鏞林大中黃田黃黼何異孫逢吉劉光祖呂祖儉葉適楊芳項安世李塏沈有開曾三聘游仲鴻吳獵李祥楊簡趙汝謙趙汝談陳峴范仲黼汪達孫元卿袁燮陳武田澹黃度詹體仁蔡幼學黃灝周南吳柔勝王厚之孟浩趙鞏白炎震皇甫斌范仲王張致遠楊宏中周端朝張道林仲麟蔣傳徐範蔡元定呂祖泰皆著名黨籍中其有自爲夷傷而吞并無厭者如楊龜山游定夫不足於邵堯夫黃次山周祜不足於程伊川陳公輔不足於范元長朱震不足於喻子

蘇又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三

六

材章夏不足於胡明仲葉正則不足於林黃中林黃中不足於朱元晦朱元晦不足於唐仲友唐仲友不足於呂伯恭一言不合輒以淫言怪論參商至於邪正相炫真僞相詆異同紛如不辨白黑流爲三學之橫道學之怪盈朝塞野無處無之而張南軒門人鄧友龍輩附會迎合首啓兵釁或旋易衣冠強習歌鼓特自別以干進殆元兵之出也未及壓境而監司守令棄其土宰執卿貳棄其君皆轟然跑散此雖理宗得國不正天道已絕亦見其詒謀不善所致然非此一跑將更二百年無已時矣自是得其傳者尊於釋門之羅漢羅漢雖有吞刀吐火醉酒飽肉之異而緇流不得冒濫遂超爲應真不得其傳者降爲釋門之凡僧凡僧雖有吞刀吐火醉酒飽肉之能而羅漢不可比肩亦相安於緇流其盤據三學橫議之士無復譁張者亦皆遷之燕中根株盡拔是皆元兵所爲而亦黨患之始終也



理宗亦嘗逐其徒矣淳祐辛亥鄭清之當國朝議以游士多無檢束羣居率以私喜怒軒輊人甚者植黨擾官府之政扣閹攬黜陟之權或受賂醜詆朝紳或設局騙脅民庶風俗寢壞遂行下各州自試於學臨安府移牒令游士限日出齋乃爲檄文相率而去檄云天之將喪斯文實係興衰之運士亦何負於國遽羅斥逐之辜靜言思之良可醜也慨祖宗之立法廣學校以儲材非惟衍豐芑以貽後人蓋亦隆漢都而尊上國肆惟皇上克廣前猷炳炳烺烺奮釐爲四學莛莛束帛例及諸生蒙教育之如天恨補報之無地但思粉骨何畏觸喉直斥安石之姦共惜元城之去實爲公議不利小人始陰諷其三絨終盡打於一網不任其咎移過於君是誠何心空人之國昔鄭僑猶謂毀校不可而李斯尙知逐客爲非今彼不顧行之使我何顏居此厄哉吾道告爾同盟毋見義以不爲宜行己而有恥苟爲溫飽可勝周粟之羞相與提攜莫蹈秦坑之禍斯言旣出明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三

七

日遂行八月朔作文告宣聖始行文曰斯文將喪嗚呼天平吏議逐客嗚呼人乎乘桴浮海嗚呼聖乎邈世無闕嗚呼士乎敢告又作詩云塞翁何必恨失馬城火可憐殃及魚一笑出門天萬里擔頭猶有斥姦書於是臨安府待罪教官降資而陳顯伯鄭雄飛相繼上疏請復舊賈似道居淮闔至以游士欲渡淮以齋上心及爲相惟知接黨人以固位而國計民生皆所不恤循至於亡云

張端義曰伊川濂溪一世道統之宗用大臣薦爲崇政殿說書以帝王之學輔贊人主儒者所望伊川則曰洛黨朝廷大患最怕攻黨小人立黨初非爲宗社計借此陰移人主禍福之柄竊取爵祿而已如君子不立黨伊川見道之明未得免焉淳熙則曰道學慶元則曰僞黨韓侂胄柄國皆由道學諸公激之使然紹熙五年七月光宗屬疾未內禪時外朝與中禁勢相隔絕趙汝愚招侂胄通太后意及寧宗卽位諸公便掩侂胄之勞喉臺諫給舍攻其罪此時侂胄本不



知弄權怙勢爲何等事道學諸公反教之如此爲之弄權如此爲之怙勢及至  
太阿倒持道學之禍起矣深思由來皆非國家福

王穉東都事略斷曰宋興洪儒閒出以經術名世者多矣至二程氏乃始推原  
正心誠意之首以續千古之絕學其有功於聖人之道者耶使學者能探賾索  
隱以窺其奧斯盡善矣而乃不求其本而循其末言性理則蕩而爲浮虛慕誠  
敬則流而爲矯僞聖人心學之妙豈有是哉

張浚素輕銳好名士有虛名者無不牢籠揮金如土視官爵如等閑士無不趨  
其門且其子南軒以道學倡名父子爲當時宗主在朝顯官皆其門人悉自詭  
爲君子稍有指其非者則目爲小人富平之敗合關陝五路兵三十餘萬一旦  
盡覆關陝並陷朝廷無罪之者酈瓊之畔符離之敗國家所積兵財掃地無餘  
而實錄時政記並無一字及之澗上閒談云近世修史參用家傳全是本家掩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三

八

惡溢美之辭如張浚傳符離軍潰浚鼻息如雷此是心學登之信史

真西山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俟其來若元祐之涑水翁也是時楮輕物貴  
民生頗艱意謂真儒一用轉移之間立可致治於是民間爲之語曰若欲百物  
賤直待真直院及至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爲言復以大學衍義進民以其  
不切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吃了西湖水打作一鍋麵未幾真卒

饒雙峰番陽人自詭爲黃勉齋門人於朱元晦爲嫡孫行其門人董敬蕃韓秋  
巖亦行怪者俱不娶雙峰死二君匍匐往哭縞素背負木主每夕旅邸輒設位  
哭奠人患苦之及道由撫州黃東發震時爲守津吏報云有二秀才素衣背位  
牌人界大哭而去行止怪異不知何人東發聞之卽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廳設  
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及自石洞回東發聘董爲臨汝堂長書幣極厚聞  
韓郡齋蓋一時道學之怪往往至此董敬菴乃淦之浮薄者鄉人呼爲董荷菴



韓自詭爲魏公之裔僻居鄙屋而榜帖則必稱本府常語朋友云先忠獻王勳德在國史先師文公精神在四書諸賢不必對老夫說功名說學問也

羅子遠廬陵巨富子也少以詩名高自標置壯年畱意功名捐金結客馳名江湖時方重程朱之學必須有所授然後名家因尊饒雙峰爲師盡棄舊習而學焉四方之士從雙峰者數百人子遠天資素高竟爲饒氏高弟未幾以李之格薦登賈似道之門賈惡其不情心薄之遂去賈往維揚依趙月山青鞋破襜蓬頭垢面儼然一貧儒也月山得其文甚喜遂延之教子未幾似道鎮維揚月山仍參闔幕一日話閒云兒輩近得一師才甚美但一貧可念耳遂拉子遠出見似道爲之絕倒且曰此江西羅半州也其家富豪十倍我輩執事高明乃爲所欺耶子遠蹤跡已露遂去既而登丙辰進士第出爲江陵教授宰贛之信豐爲提轄權貨務似道知其詭詐故久而不遷也子遠與新淦董敬菴韓秋巖極相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三

九

得互爲稱道國破之後道學旣掃地董韓再及門則子遠不復納之矣

周密曰嘗聞吳興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噓枯吹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斂開闢扞邊者則目爲巖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畱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者止四書近思錄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錄之類自詭其學爲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絕學其爲太守爲監司必須創建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刊註四書衍輯語錄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致廕仕而士子場屋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稱名士否則正色立朝如溫國文章氣節如坡仙亦非本色也於是天下競趨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擠之爲小人雖時君有不得而辨之者其氣激可畏如此然竟者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顧卒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



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余時年尚少頗有嗜其甚矣之歎後至淳祐間每見達官朝士必憤憤冬烘弊衣菲食高中破履雖清班要路莫不如此密而察之則殊有大不然者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爲過蓋賈似道獨握大柄惟恐有分其勢者故專用此等人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其實幸其不才憤憤不致掣其肘耳以致萬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矣

咸淳九年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府降於元四月癸巳詔曰乃者邊吏弗戒致有襄難將士頻歲暴露邊民蕩析離居靈傷朕心爾聞臣專征方面宜身率諸將宣揚國威以賞戮用命不用命爾守臣有土有民宜申儆國人保固封守爾諸將尙迪果毅一乃心力各以其兵敵王所愾今朕多詰爾其悉聽明訓毋懈毋懦習於故常功多有厚賞爾不克用勸罰固不得私也予案理宗度宗昌明經術蓋五十餘年矣當此存亡呼吸之時而其代言之臣所爲詔告如此不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三

十

堪宜其不旋踵而亡也神宗每以熙豐代言爲陋然突至是哉

咸淳九年六月元人率兵南伐七月癸未度宗崩九月元兵大會於襄陽尋分兵一入淮一趨郢一徇荆南十月乙卯令州縣行義田義役丁巳元攻郢州丙寅破沙洋城十二月癸丑攻陽邏堡己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降鄂州都統制程鵬飛提舉張晏然以城降乙丑知黃州陳奕以城降帝昞德祐元年正月知蘄州管景模降乙酉提舉江州與國呂師夔知江州錢真孫以城降丙戌正月安東州陳巖夜遯邳州降知壽昌軍胡夢麟自殺戊子知南康軍葉闡降戊戌池州都統制張林降知安慶府范文虎降知德安府來輿國以城降知達州鮮汝忠以城降二月庚戌元兵入池州權守趙耶發自殺庚申孫虎臣敗績奔魯港夏貴不戰而去似道虎臣奔揚州諸軍盡潰壬戌饒州通判萬道同以城降沿江制置使趙潛遁知鎮江府洪起畏棄城遁知寧國府趙與可棄城遁知隆



與府吳益棄城遜知和州王喜以城降建康都統制翁福迎降甲子元兵入鎮  
江府賈似道上書請遷都乙丑詔百官議遷都左丞相王燦言已不能與大計  
遂去戊辰知江陰軍鄭靖棄城遜知無爲軍劉權以城降知太平州孟之晉以  
城降庚午賈似道有罪罷辛未右丞相章鑑遜三月癸酉建康都統制徐旺榮  
降鎮江統制石忠祖降壬午知常州趙與鑑棄城遜甲申西海州安撫使丁順  
降乙酉知東海州施居文降加呂文福保康軍承宣使趨入衛文福至饒州殺  
使者降庚寅左司諫潘文卿遜右正言季可遜同知樞密院曾淵子遜兩浙轉  
運副使許自遜浙東安撫使王霖龍遜簽書樞密院文及翁倪普之臺臣効已  
章未上亟遜辛卯太皇太后詔曰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  
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命委  
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爲吾糾察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羣工方且表裏合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三

七

謀接踵皆遜平日讀聖賢書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  
天命未改國法尙存其在朝文武官員國棄予者覺察以聞知滁州王應龍以  
城降知平江府潛說友以城降知廣德軍令狐概以城降知安東州孫嗣武以  
城降總制岳州孟之紹以城降四月京湖宣撫使朱禔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  
以江陵降常德鼎豐諸州皆相繼降六月成都符萬壽以嘉定諸城降甲寅王  
燦平章軍國軍事陳宜中左丞相留夢炎右丞相並兼樞密使都督諸路兵乙  
卯知敘州郭漢傑以城降知瀘州梅應春以城降知富順監王宗義以城降七  
月王燦陳宜中不協燦子嘆京學生劉九臯等論宜中宜中徑去遣四使召之  
不至因罷燦八月壬寅右正言徐直方遜甲子文天祥爲浙西江東制置使九  
月丙戌會稽縣尉鄭虎臣部送賈似道赴貶所至漳州殺之知泰州孫虎臣自  
殺十月丁未陳宜中爲右丞相兼樞密使壬戌李世修以江陰降壬午黃萬石



棄撫州遜甲申元兵屠常州己丑破獨松關張濡遜鄰邑望風皆遜甲午權禮部尙書王應麟遜乙未左丞相雷夢炎遜丁未元兵入平江遣使召雷夢炎王應麟皆不至戊申張世傑入衛癸丑遣宗正少卿陸秀夫等使元軍知隨州朱端履以城降二年正月乙丑朔潭州守將胡繼明劉忠孝以城降陸秀夫等至元軍求稱姪孫納幣不從遂歸太皇太后俞用臣禮己巳嘉興守劉漢傑以城降庚午參知政事陳文龍疏乞養親以黃鑪代之辛未以吳堅爲左丞相兼樞密使常楙參知政事日午宣麻慈元殿文班止六人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乞存境土癸酉左司諫陳孟虎遜監察御史孔應得遜甲戌知瑞州姚巖遜丁丑以夏士林簽書樞密院事數日遜己卯參知政事常楙遜甲申元兵至阜亭山遣監察御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祈存宗社丞相陳宜中遜張世傑以所部兵去乙酉文天祥爲右丞相丙戌家鉉翁簽書樞密院事文天祥使元軍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二

主

遂雷戊子知建德軍方向以城降知婺州劉怡以城降知處州梁椅以城降知台州楊必大以城降二月丁酉朔日中有黑子相盜如鵝卵辛丑元兵入臨安府封府庫收圖書符印告敕

熙寧四年公爲殿中丞上神宗書云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臣聞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今者物論沸騰怨譴交至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爲國者平居必有亡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若平居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予案此書極論敗壞上風朝習有不可救藥之病蓋自熙寧開端而訖於德祐其敗亡之禍無非宰相營私臣僚之逐臭耳此風行則廉恥喪縱有一二正人在位不可改革故沿染至於未季雖有呂文煥之方略潛說友之政事



方回之文章王應麟之經術亦皆棄其君如敝屣而自甘降遜況其餘耶

公又議學校貢舉狀云天下固嘗立學矣慶歷之間以爲太平可待今則惟有  
空名僅存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夫欲興德行在於人  
君者修身以格物審好惡以表俗孟子所謂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之所  
向天下趨焉若欲設科立名以取之則是教天下相率而爲僞也上以孝取人  
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無  
所不至矣且自文章而言之則策論爲有用詩賦爲無益自政事言之則詩賦  
策論均爲無用矣然祖宗莫之廢者以爲設法取士不過如此也書曰敷奏以  
言明試以功自古堯舜以來進人何嘗不以言試人何嘗不以功乎議者必欲  
以策論定賢愚能否臣請有以質之近世士大夫文章華麗者莫如楊億使億  
尚在則忠清鯁亮之士也豈得以華靡少之通經學古者莫如孫復石介使孫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三

三

復石介尚在則迂濶矯誕之士也可施之於政事之間乎今進士日夜治經  
傳子史貫穿馳騁可謂博矣至於臨政曷嘗用其二顧視舊學已爲虛器而  
欲使此等分別註疏粗識大義而望其才能增長亦已疎矣然臣竊有私憂過  
計者昔王衍好老莊天下皆師之風俗凌夷以至南渡王縉好佛捨人事而修  
異教大歷之政至今爲笑故孔子罕言命以爲知者少也夫性命之說自子貢  
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能窮觀其貌超然無  
著而不可挹豈此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使天下之士能  
如莊周齊死生一毀譽輕富貴安貧賤則人主之名器爵祿所以礪世摩鈍者  
廢矣而況其實不能而竊取其言以欺世哉臣願陛下明敕有司試之以法言  
取之以實學則風俗稍厚學術近正庶幾得忠實之士不至蹈衰季之風天下  
幸甚我



高宗純皇帝聖斷曰經義未始非善制然人之通經與否觀詩賦豈不能知果是眞金則盤盃釵釧何者非金奚必求之礦沙礦沙亦有銅鐵不知者獲則取之矣軾議非謂經義不如詩賦蓋謂詩賦行之已久不必改用經義以得人之道全不在此耳古之取士自較後世精密然亦必廣收而器使以漸陶鑄而成其材若謂所取萬不失一則雖堯舜之世亦未必能之敷奏明試撻記侯明書言之矣然共工驩兜之屬又何言來獨非堯舜所取之士耶聖人亦只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不厭其詳而取之不嫌其廣誠學校明而風俗厚則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人才自必輩出不在貢舉之改法也軾議實爲至允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三

古



蘇海識餘卷四

崇寧中詔王安石封舒王配享宣聖廟肇初坐像石司員外郎陳瓘上尊堯集  
詆其日錄之誣并斥坐像其略云一人幸學列辟班隨至尊拜伏於爐前故臣  
驕倨而坐視百官氣鬱彘土寒心自有華夏以來無此悖倒之禮也得旨勒停  
送台州羈管其後曹勛南歸言祐陵在虜庭一日燕坐開門外有貨安石日錄  
者亟輟衣易之卽此一端其女直昏德之號已甚當矣

徐度曰呂申公著喜釋氏之學及爲相務簡靜罕與士大夫接惟能談禪者  
多得從容於是好進之徒往往幅巾道袍日游禪寺隨僧齋粥談說不二觀以  
自售時人謂之禪鑽云

王志堅曰上神宗書未可爲諫君之法太長覽弗竟予謂公由直言極諫進身  
其上書應作長文蓋緣制策文長必有定程已於案內駁正矣後閱却掃編云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國朝制科初因唐制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爲師法詳明吏理  
達於教化凡三科應內外職官前資見任黃衣草澤人並計諸州及本司解送  
上吏部對御試策一道限三千字以上據此則志堅之謬審矣

蘇京字世美丞相子容之子也范百嘉字子豐端明殿學士景仁之子也兩家  
父子不列元祐黨籍時人以爲難

朱弁曰朱行中與東坡言裕陵晚年深患經術之弊某時判國子監因上殿親  
得宣諭令教學者看史是月遂以張子房之智爲論題上索第一人程文覽之  
不樂坡曰子見章子厚言裕陵元豐末欲復以詩賦取士及後作相爲蔡卞所  
持卒不能明裕陵之志可恨也予案此非經術之弊乃不善用經術之弊也不  
善用經即不善用史史從經出不能救經之弊也詩賦亦從經史出不熟經史  
則詩賦皆空腔其弊正等善用之則經史詩賦一也介甫之學病在使人人同



已其文一若脫槩又參以字說非同軌不中程故弄成一堆假古董率不可施於用神宗晚年甚患文字之陋由於此也人非食不生而以傷食致斃者多矣如謂食必死人則謬

朱弁又云科舉罷詩賦士以三經義爲捷徑非徒不觀史而於所習本經外卽他經及諸子無復有讀之者故於古今人物及時世治亂興衰之迹亦漫不省元祐初韓察院以論科舉改更事嘗言臣於元豐初差對讀舉人試卷其程文有云古有董仲舒不知何代人當時傳者莫不以爲笑讀此條始悟神宗令教學者看史之故而後知予所謂經史詩賦無弊在熙豐間則高而不切矣

元豐六年正月二十日復出東門詩長與東風約今日暗香先返玉梅魂何義門引韓致光事以神宗必不忍絕棄爲論而予謂義門比擬迂遠因引公奏狀先帝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此方是詩之本意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二

竊謂似此引證於詩意已盡之矣又除翰林學士知制誥謝宣召狀云先帝憐其孤忠欲召而未果陛下出於獨斷決用而無疑予意英宗嘗欲召入翰林此明載本傳者神宗僅有國史俾蘇軾成之之諭見於史家雜說而宋時史職秩卑且與翰林有別心竊疑之蓋狀內先帝明指神宗而欲召乃英宗事公必不牽混稱先帝或以神宗曾有俾修國史之事乃借作欲召之辭庶幾立言得當因於狀後立案云此先帝專指神宗自謂已得其本意矣近閱曲洧雜聞云元豐間官制將行裕陵以圖子示宰執於中書舍人翰林學士位牌上貼東坡姓名其餘與新政不合者亦各有攸處仍宣諭曰此諸人雖前此立朝議論不同然各行其所學皆是忠於朝廷安可盡廢王禹玉曰領德音蔡持正既下殿謂同列曰此事烏可須作死馬醫始得其後上每問及但云臣等方商量進擬而已自得此說始知宣召狀先帝欲召二句公乃直指其事而暗香先返之詩亦



須加引此條方無贖義予每謂更益以三十年之功此集不能逐一註明其事而前人援據多在皮毛之間不關痛癢此之謂矣

元祐三年公召對內東門宣仁忽宣諭曰學士何遽至此公不能對宣仁曰此是神宗皇帝之意公大痛向謂此必宮禁有言故宣仁特以諭之竊不料示廷臣有據也其御史中丞執政位牌上亦貼司馬光姓名公行內制祭司馬光文云知之者神考用之者聖母方知語有來歷非徒空言將順而范蜀公銘光墓云赫赫神宗洞察於中乃竄乃斥方復任公亦非強爲補筆也予謂神宗改官制時既有此圖發出其餘與新政不合諸人並有攸處則此圖固在中書當簾聽日應宣示中外明正珪確閣寢之罪其攸處各人亦照牌上擢用則黨患永絕矣向於案中詳論司馬光以母改子之謬既有此圖光何以計不出此而必以改法爲能用人行政其事一轍人改則法改矣既已宣示卽亦改之不疑何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三

必出自我哉本案論光之謬信有不及無過矣

晁詠之資敏強記覽漢書五行俱下答客笑語終日若不經意及掩卷論古人行事本末如與之同時者公一日作司馬溫公神道碑成來訪其兄无咎於昭德第坐未定自言吾今日了此文副本未見也啜茶罷瓊然舉其文一徧其間有蜀音不分明者无咎略審其字時詠之從照壁後聽得已而公去无咎方舉示族人而詠之已高聲誦無一字遺者无咎曰十二郎真吾家千里駒也越七載公爲淮南帥詠之除司法參軍始具參軍禮入謁公下堂挽而上之顧謂座客曰此奇才也後舉鴻詞

公祭劉原文有云昔公在朝議論絕倫挺然不回其氣以振談笑所排諷諭所及大夫庶士斂衽以服自公之亡未幾於茲學失本原邪說並馳大言滔天詭論蔑世不謂自便曰固其理豈不自有人或歎嘻孰能誦言以告其非公自



平昔灼見隱伏指擿諂諂不克立公歸於原誰與正之酌以告哀莫知我悲韓秉則曰介甫當時在流輩中以經術自尊大惟原父兄弟敢抑其鋒故東坡特於祭文表之以示後人

朱弁曰章子厚與晁秘監美叔同生乙亥年同榜及第又同爲館職常以三同相呼元祐間子厚有詩云寄語三同晁秘監乃謂此也紹聖初子厚作相美叔見其施設背違因進謁力諫之子厚怒黜爲陝守美叔謂所親曰三同今百不同矣據此則子厚長公一年亦公同年但葉夢得謂章惇蔡確皆劉輝榜下曲洧舊聞載東坡自黃徙汝過金陵荆公野服乘驢謁於舟次東坡不冠而迎揖曰軾今日敢以野服見大丞相荆公笑曰禮爲我輩設哉東坡曰軾亦自知相公門下用軾不着荆公無語乃相招游蔣山在方丈飲茶次荆公指案上大硯曰可集古人詩聯句賦此硯東坡應聲曰巧匠斲山骨荆公沈思良久無以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四

應之乃起曰且趁此好天色窮覽蔣山之勝此非所急也田書承君是日與一二客從後觀之承君曰荆公尋常好以此困人而門下士往往多辭不能不料東坡不可以此懾伏也巧匠斲山骨乃石鼎聯句劉師服首倡也

公在彭城作石炭詩而前註皆誤予謂此卽近代所燒之煤但古時專以冶鐵不以爲炊耳少章謂東坡作石炭行言以冶鐵作兵器不云始於何時及觀前漢地理志豫章郡出石可燃爲薪隋王邵論火事其中有石炭二字則知石炭用於世久矣其地理志予已引載而不知王邵論故存之

公在翰林日嘗舉黃庭堅自代爲趙挺之所劾予已載案中矣曲洧雜聞云唐制常參官自建中以後視事之三日令舉一人以自代所以廣得人之路也本朝沿襲惟兩制以上乃得舉自代而常參官不預也據此則公之薦庭堅乃兩制故事必當舉一人以自代非必欲進庭堅於朝也挺之亦以爲言信小人而



無忌憚矣

予讀本集詩文記載在處有天慶觀而乾明寺亦屢見之疑有宋未必建此若干寺觀因以意自斷云此當是有宋以各州郡舊寺觀改充乃有司祝聖處也或訾之云是則是矣但寺觀易名非人官執事可比謂之改充則非後見曲洧舊聞云朝廷初令諸路州軍勅天慶觀別建聖祖殿張文懿時爲廣東路都漕請曰臣所部皆窮困乞以最上律院改充詔許之仍詔諸路委監司守臣親擇堪爲天慶觀寺院改額爲之此不獨改充天慶觀屬實而乾明寺又可知矣朱弁曰劉道原日記萬言終身不忘壯與亦能記五六千字東坡嘗謂壯與曰三國志註中好事甚多道原欲修之而不果君不可辭也壯與曰端明曷不爲之東坡曰某雖工於語言也不是當行家

公至海南以倒黏子爲奇藥而名之曰海漆作海漆錄初不解命名之意朱少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五

章載此文亦不及其事予閱本草有蜀漆能祛痰已瘡而倒黏子主通利治痢功用相似故以海漆名之耳又文云葉背白如石聳狀此係本集論字今據少章所引作石聳狀

東坡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海南環視天水無際悽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耶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徑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間之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以一笑戊寅九月十二日與客飲薄酒小醉信筆書此紙

東坡云遇天色明暖筆硯和暢便宜作草書數紙非獨以適吾意亦使百年之後與我同病者有以發之也張長史懷素得草書三昧聖宋文物之盛未有以嗣之惟蔡君謨頗有法度然而未放止與東坡相上下耳



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云爛蒸同州羊羔灌以香酪食之以七不以箸南都麥心麵作槐芽温淘糝裹邑抹猪炊共城香粳薦以蒸子鵝吳與庖人斫松江鱸既飽以廬山康王谷簾泉烹曾坑鬪品茶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先生赤壁前後賦亦足以一笑也

章叟質夫作水龍吟咏楊花其命意用事清麗可喜東坡和之若蒙放不入律呂徐而視之聲韻諧婉便覺質夫詞有織繡工夫晁叔用云東坡如毛嬙西施淨洗却面與天下婦人鬪好質夫豈可比耶

中大夫直徽猷閣安詠字信可宣和初守齊安下車訪東坡雪堂遺址雖存堂木瓦已爲兵馬都監拆而爲教場亭子矣信可卽呼都監責之且命復新之堂成多燕飲其上茲事士大夫喜稱道之信可亦喜作詩在黃有詩云萬古戰爭餘赤壁一時形勝屬黃岡時爭傳誦惜不見其全篇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六

東坡在海外於元符二年春且盡因試潘道人墨取紙一幅書曰松之有利於世者甚溥松花脂茯苓服之皆長生其節煮之以釀酒愈風痺強腰足其根皮食之膚革香久則香聞下風數十步外其實食之滋血髓研爲膏入滴酒中則醇醲可飲其明爲燭其煙爲墨其皮上蘚爲艾菡聚諸香煙其材產西北者至良名黃松堅韌冠百木略數其用於世凡十有一不是閒居不能究物理之精如此也以上六條並載曲洧舊聞

朱少章曰東坡在禁林張無盡以書自言曰覺老近來見解與往時不同若得一把茅蓋頭必能爲公呵佛罵祖蓋欲坡薦爲臺諫也温公頗有意用之嘗以問坡坡云犢子雖俊可喜終敗人事不如求負重有力而馴良服轅者使安行於八達之衢爲不誤人也温公遂止紹聖間章子厚用爲中書舍人謝啓力詆元祐代言有二蘇狂妄之語蓋恨其不薦已也予案公果薦之大可收作攻洛



之用且孔文仲君子也狷介寡合者也張天覺小人也鑽營無恥者也苟欲爲此曷不謀於小人而謀於君子可見案駁道命錄公使文仲攻伊川之誣又得一證也予每謂蜀無黨苟欲立黨則此等俊犢能敗人者將多多爲益矣豈有推而遠之乎若黃魯直張文潛之流卽馴良服轅者也非常材也公樂彼而捨此殆又不黨之證也其後伊川敗朱光庭賈易嵐入朔黨劉摯並與言職攻公此卽張無盡呵佛罵祖之約公所不爲者而摯爲之耳其君子小人之不同如此矣

少章又曰或言東坡詩始學劉夢得參寥曰此陳無己之論也東坡天才無施不可其少時嘗嗜夢得詩故造詞遺言峻峙淵深時有夢得波峭然無已此論施於黃州以前可也坡自元豐末還朝後出入李杜則夢得已有奔逸絕塵之歎矣無已近來得渡嶺越海篇章行吟坐詠不絕舌吻常云此老深入少陵室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七

與他人何可及其心悅誠服如此則豈復守昔日之論乎予謂參寥此說非是公少作實由老蘇入手後遂去而爲李杜其南行集中荊州諸詩曉嵐以爲刻意摹杜此人人所共見者不能謂爲說也若其嶺海篇章指爲出入李杜則可如謂深入少陵堂奧則非以彼時公詩脫卸淨盡不可端倪故也且少陵晚年困於厄窮不能自放有長鑱託命之慨而公則安之自謂惟有此身聽其流轉付之無可無不可其視禍害且然而況羈旅屈辱之細乎言者心之所發此有斷斷不能合拍者也卽諠黃以前爲夢得召還以後爲李杜其詩固自有別却不是此種分界讀者但取諠黃以前各卷逐一研究先窮其所以爲夢得者是與不是而其妄立破矣

公嘗言與子由習制科日享三白劉貢父問三白何物則一鹽一蘿蔔一飯而已一日貢父以簡招吃晶飯公往則棧上惟設鹽蘿蔔飯始悟貢父以晶飯爲



戲投七飭食之幾盡因相約云明日可見過當具羹飯爲餉及貢父往屢促之而食不具貢父曰饑不可忍矣公徐曰鹽也毛糲藟也毛飯也毛是卽糲飯也予謂毛字當讀如冒義作無有解此蜀音與粵音相似者今粵中言無有軌曰冒其土字作有蓋以不成有爲無也釋名毛冒也集韻毛莫報切此公毛字來歷當改土有字爲毛庶有依據特錄此畧考粵俗者知之

由洵舊聞曰呂惠卿之謫也詞頭始下東坡一揮而就次日傳都下紙爲之貴暨紹聖初惠卿牽復知江寧府其謝上表句句論辨惟至發其私書句則云自省於己莫知其端當時莫不失笑據此則安石無使上知之帖雖惠卿矯辨并傳於世矣少章本冕以道姪增揮塵錄謂是書多述昭德晁氏之言世頗傳之足見其書可信矣少章卽元晦集中屢稱族祖誦說弗置者何以并其家集不知而於發其私書一事有賴黃魯直大白於後世之說是又不可解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八

朱弁字少章婺源人家碎於賊建炎初授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副王倫爲通問使被拘朔廷偏任劉豫不從屢欲殺之至絕其飲食弁爲書與洪皓訣召被掠士夫語曰吾一旦畢命幸瘞我題曰有宋使臣之墓衆皆泣下弁笑曰此臣子常分何足悲也敵自是不復強倫將歸弁曰使以節爲信今有印亦信也願雷印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懷之臥起與俱倫歸奏弁送祐陵之文有曰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魂飛雪窖攀龍髯而莫遠淚灑冰天上感泣命厚恤其家且謂張浚曰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凡陷敵十九年紹興壬戌和議成始與洪皓張邵南歸人對便殿秦檜惡其言敵情一切恩賞不行易宣教郎直秘閣主管佑神觀以終朱元晦作行狀尤延之作墓誌葬於湖上檜死官其孫一人

蘇迥字彥遠公之族子也登進士第爲瀘川令元符末應日食上言尤爲切直



蔡京既編類上書邪等彥遠爲邪上又入元祐黨籍坐削籍編管華州遇赦量移潼川牽復爲普州岳安尉卒於官紹興初贈宣教郎

李彭商老名列江西派中祖定字仲求晏元獻之甥也江端本子我益州三泉縣尉龔言序婦弟也以奉三泉縣質表入都特補河南府助教官至正郎吳芾明可帥會稽百廢具舉獨不傳書王明清啓其故芾云此事當官極易辦但僕既簿書期會賓客應接無暇自校子弟又方爲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盡心漫盈箱篋以誤後人不如已也以上王註三家見於揮塵錄者書此以補姓氏註所不備

公入翰林謝表云玉堂賜筵仰淳化之彌文寶帶重金佩元豐之新渥元豐時蒲傳正在翰林神宗曰學士職清地近非他官比而官儀未寵自今宜加佩魚遂著爲令此聯皆本朝掌故也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九

公少時擬作對衣金帶馬表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句後在杭州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公知黨人之不容也乃累狀以親嫌請郡宣仁不許及入果爲劉摯所攻詔除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賜對衣金帶馬以責其行因用此聯入謝表中其略云臣衰不待年寵常過分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斂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徒堅晚節難報深恩蓋中有所慨也

古之爲賦非病民也自井田之法廢賦名曰繁民幾不聊生余嘗夷考在昔獨兩漢爲最輕非惟後世不可及雖三代亦所不及焉自高惠以來十五稅一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二年至十年至十三年乃盡除而不收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一卽所謂半租耳蓋先是十五稅一則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稅其一乃所謂半稅之制也自是之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一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一如舊制是知三十稅一



漢家經常之制也以武帝南征北伐東巡西幸奢靡無度大司農告竭當時言利者析秋毫至於竇爵更弊算車船租六畜告緡均輸鹽鐵酷凡可以佐用者一孔不遺獨於田租不敢增益雖至季世此意未泯田有災害吏趣其租于定國以是報罷用度不足奏請增賦翟方進以是受責重之以災傷免租始元二年租賦初元元年又至於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文帝三武帝元封元四年五年承始初元元年又至於即位免祥瑞免行幸免文帝三武帝神爵元元帝初元四年民貧不滿三萬免始二年而運租之民又時貸焉何與民之多耶以上周密所考載在癸辛雜識據此則唐宋兩稅已大異於漢矣而安石不察又於兩稅外別立科名而益以陪免是乃不學無術者所爲也

卻掃編曰在外州府宮觀舊惟西京崇福宮南京鴻慶宮舒州靈仙觀鳳翔府上清太平宮兖州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皆有提舉管勾官熙寧初始詔杭州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十

洞霄宮承康軍丈人觀亳州明道宮華州雲臺觀建州武夷觀台州崇道觀成都府玉局觀建昌軍仙都觀江州太平觀洪州玉隆觀五岳廟太原府興安王廟皆置又增判三京雷司御史臺國子監員蓋以優士大夫之老疾不任職者而王安石亦欲以竄異議之人也予案宮觀起於藝祖其義乃補稱京之所不逮者故於其中設神御殿因設提舉管勾監丞事等官如公在鳳翔往屬縣減決囚禁題云朝謁太平宮以其地爲太宗受命之符中有太宗神御殿故也安石紛紛妄設亂其祖制不通可笑

公倅杭有南新道中詩已軼去矣晁无咎雞肋集有次韻蘇公和南新道中詩詩有讀公棲鴉詩句所指即軼詩也公和作題云新城陳氏園次晁補之韻查註既引雞肋集詩而合註謂補之先有南新道中作公先和之而補之復次韻其說亦是惟南新是何地名則失考耳予案沈存中夢溪筆談云熙寧中廢并



天下郡邑迄於八年廢州軍監三十一廢縣一百二十七其一曰杭州南新據此則杭州本十縣熙寧始改爲九相沿至今其地則并入新城於潛等縣矣公詩作於七年以前其時南新廢與未廢皆無由知而吾杭故縣則不可以無考也

東都事略范純仁傳上言呂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居之地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忤章惇意落職知隨州明年貶永州宋史純仁傳亦云大防等竄嶺表純仁申理原放明年貶永而本紀則云紹聖四年二月癸未呂大防貶循州范純仁貶永州是純仁貶永之前大防無竄嶺表事自爲矛盾予案純仁申理乃紹聖二年因明堂肆赦上言故云引赦原放此係純仁在陳州事時大防未貶嶺外也宋史本紀不誤此必純仁傳本諸事略之誤因於卷三十九總案紹聖二年十一月元祐臣僚獨不赦條下引載事略宋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士

史駁正并云其事與公書甚合但當於二純仁傳刪去大防災荒嶺表純仁明年貶永等句則史文亦當矣茲闕却掃編宣仁崩純仁以舊例請退除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至陳久之時元祐用事之臣投竄江湖皆已踰歲卽上章懇請放還其辭云竊見呂大防等竄謫江湖已夏年祀未蒙恩旨久因拘囚其人等或年齒衰殘或素縈疾病不諳水土氣血向衰骨肉分離舉目無告將恐殞先朝露客死異鄉不惟上軫聖懷亦恐和氣恭惟陛下聖心仁厚天縱慈明豈有股肱近臣簪履舊物肯忘軫惻常俾流離但恐一二執政之臣記其往事嫉之太甚以謂今日之愆皆其自取啓迪之際不爲詳陳章旣上卽東裝計其命下之日大宴僚佐俄得旨落職知隨州拜命畢立交州事使通判主席而已居客座終宴遂行據此則不獨炎荒嶺表等說疏中無有蓋緣二年九月赦文有責降官量移一條章惇又奏元祐臣僚永遠不徙故純仁直詆之而自知必



黜也然則本案改正史誤載二年十一月以郊赦爲據確不可易矣其事略所載純仁章疏乃在永州因趙彥若斃死嶺外而發此係四年以後事王偁登誤於前耳

施註誤以張大亨爲大亨予已於凡例引陳直齋書錄駁改矣春渚紀聞云先友提學張公大亨字嘉甫雪川人先墓在弁山之麓相墓者云其家遇丑年有赴舉者必登高第初未之信熙寧癸丑嘉甫之父通直公著登第元豐乙丑嘉甫登乙科大觀己丑嘉甫之兄大成中甲科重和辛丑嘉甫之弟大受復中乙科此亦人事地理之異也據此則大亨家世甚詳施註之誤不可不痛削也謝舉廉字民師其父懋叔岐弟世充元豐八年同登進士第連標之盛侈於一時時人謂之臨江四謝元符末舉廉謁公於羊城有與舉廉詩

朱元晦曰東坡事實非蘇公作聞之長老乃閩中鄭昂尙明僞爲之所引事皆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三

無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爲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託爲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舊嘗考之知其決非蘇公書也

晁无咎跋邢惇夫遺藁曰邢河陽旣哭其子敦夫以書抵山陽李端叔云吾兒垂絕時願得豫章黃魯直狀其行以累高郵孫公銘之而遺藁以屬補之爲敘端叔爲補之言補之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便欲追逐古人充其志非特爲質者而已他日見河陽公當把臂痛哭盡出敦夫書次第之元祐三年十二月五日穎川晁補之无咎題予案元祐元年公與邢恕同爲起居舍人其子惇夫因從公游三年惇夫死公於集中著有魯直无咎過時之哀等語及觀晁跋而益信矣四年公帥浙西六年以翰林學士承旨召還爲劉摯所攻而詩有房相邢和璞之喻相指摯邢指恕子由和詩道公入而復出亦以和璞爲言是其禍顯然發於恕也恕傾危士與之交處者無不遭其害而



公事獨不詳若悼夫之死恕不乞言於公而謀諸李黃鬼諸門人其必有齟齬也審矣然人雖至愚莫不知愛溺其子恕爲其子計必乞當世信尚之文以冀傳信於後世必不取諸斯未能信之文而自足也當是時二程明道之學天下驚疑和之者雖衆而信之者蓋寡故如恕之程門表著通達最先者寧乞諸公之門人而絕不謀之同類否則如朱光庭賈易杜純之徒豈皆不能爲狀序者耶予謂洛黨攻蜀實欲接蜀以自見與之並驅而求取信於時考其實跡則情事歷歷如續不可掩也

史記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關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爲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公引李斯諫二世書田常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子由云劉向別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圭

以攻田成子田成子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爲齊攻田恒者非與恒作亂矣要之由闕止亦曰子我戰國諸子誤以爲宰予也張溟引說苑正諫篇田常攻宰予於庭亦以爲闕子我之誤

本詩與註引古事往往人名事跡互異如盧懷慎鄭餘慶者多矣後之註家各據所見非所不見予謂此不足較也若左傳提彌明公羊祁彌明左傳闞戔戴吳穀梁闞弒餘祭至於介子堆介子綏公輸般公輸盤之類未易悉數然出於兩人之書傳聞異詞而已又有一家言者如說苑載趙盾子曰吾左右容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食市征可謂不好士乎古乘以鴻鵠高飛所恃六翮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等語爲對又新序載晉平公曰吾門下食客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食市租可謂不好士乎固案以鴻鵠高飛所恃六翮腹下之毳背上之毛等語爲對此則並出劉向之手亦傳疑也本



證不重此項考據故前註如王僧虔王僧綽等事皆刪其訟慶存之并書此為證

公揚州和陶飲酒詩頃者大雪年海派翻五英有士常痛飲餓寒見真情此追憶嘉祐五年庚子大雪獨畱尉氏有客入驛呼與飲至醉事和陶作於元祐七年壬申此公以三十三年為頃者見之於詩者也豈得以夔序頃者兼及叔黨為誤前人用頃字之意猶言俄頃已若干年與轉瞬略同無遠年近年可別

次韻秦少章和錢蒙仲詩施註秦少章名覲查註東都事略秦觀弟覲字少章張文潛有送秦觀從蘇杭州為學序合註任淵陳後山詩註秦觀字少章與東都事略及宋史不同予案觀覲皆觀之弟覲字少章從公為學於杭覲字少儀乃王註百家之一也但此二人史家註家並皆譌舛惟任淵不誤據黃山谷集贈秦少儀詩云秦氏多英俊少游眉最白頗聞鴻雁行筆皆萬人敵吾早知有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尚

觀而不知有覲少儀袖詩來剖蚌珠的歷乃能持一鏃與我箭鋒直詳玩詩意如少儀名觀則此詩句法不應及覲且覲字押韻其二名不能倒置也任淵之獨不誤似由於此然非此詩予亦無從定諸註之是非也

周公謹野語載韓世忠騎驢湖上遇蘇符仲虎事當在紹興十二年壬戌以後自建中靖國元年辛巳計至壬戌凡四十二年而世忠相遇尚在後蓋仲虎已罷禮部尚書矣自壬戌又十四年至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十月乙亥仲虎知印州卒年將七十矣孫植官宣教郎

西湖秋酒詩圍圍洋洋尋丈外舊註引孟子施註趙氏註云圍圍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此引趙岐註也閻立本職貢圖詩音容愴愴服奇麗舊註引左傳麗奇無常施註杜預曰麗雜色次韻周邠雁蕩山圖詩他年攜手醉郵筒舊註引華陽風俗錄諸說極詳施註但云成都記郵縣因水得名次韻



秦少章和錢蒙仲詩鑑裏移舟天外思舊註引李太白詩人行明鏡中王羲之  
每過山陰道上如明鏡中行施註謂鑑湖和答楊次公詩好句真傳雪竇風趙  
次公註雪竇禪師其言禪之詩有集行於世施註次公有雪竇語錄序此皆施  
註後於王註與集百家註相爲表裏之證予凡例中首持此論或恐無識之徒  
見而駭怪因撮舉數條而以釋趙次公爲殿庶矯辯者窮於詞云

施註之末多引墨跡改集中句字此皆施宿所爲往往不當又謂王定國得揚  
州卽論罷未嘗到任如其說卽無後之坐揚事累廢矣宿註可謂夢夢

予記蘇海識餘載坡亭及蘇公渡引前明陳獻章詩爲據其蘇公渡已詳於總  
案矣又據白沙集經坡亭詩云水繞寒柯霧半籠游絲輕曳釣船風三洲覽徧  
題名處間向坡亭說長公三洲巖在德慶峽中公北還與弓允明夫同游其題  
名猶存

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

識餘四

五

蘇海識餘卷四終



